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四十六

紀大奎字向辰江西臨川人乾隆己亥舉人官四川什邡縣知縣有雙桂堂文集

中說 一

朱子論 一

古硯銘跋 二

古硯銘後跋 三

易壽于母黃氏墓表 四

官崇字述言號志齋福建侯官人乾隆己亥舉人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

遊方廣巖記 六

鄭振圖號涵山福建閩縣人乾隆己亥舉人官臨城縣知縣有涵山文集

蕭何論 七

趙鼎論 七

楊煥綸字治磬號雲浦浙江海甯人歲貢生著有雲浦文鈔

兩漢論 九

王陽明論 十

周　鎬 字懷西號犢山江蘇金匱人乾隆己亥舉人官漳州府知府有犢山類槀

遊北固山記 十二

蔣師爚 字基別號末橋浙江仁和人乾隆庚子進士官兵部主事有數民堂集

温櫟水傳 十三

刑部員外郎舒君墓誌銘 十三

丁　泰 字穉安號印橋浙江平湖人嘉慶二十二年進士官內閣中書著有仙示齋詩集及札記題筆

與張海門論駢體文書 十五

王弇山詩集序 十五

錢　塘 號溉亭江蘇嘉定人乾隆庚子進士官教授

隸祁光塋表 十七

馮　俊 字伋人號定潭江蘇太倉人監生

諫臣論 十八

鄭光策 字蘇年福建閩縣人乾隆庚子進士有西霞文集

擬歐陽文忠公本論 十九

臺灣設官莊議 二十一
澄瀾閣記 二十二
謝振定 號薌泉湖南湘鄉人乾隆庚子進士官御史有知恥齋集
畣李當生書 二十四
梁谿詩冢圖詠跋 二十四
遊上方山記 二十五
登太華山記 二十八

中說

紀大奎

今夫言道者。莫不曰天地之中也。夫天地之中。何在也。或曰。天之極有樞焉。居其所而不動。若是者。非中與。曰非也。夫極之有南北也。是二極也。則亦可謂天地之有二中乎。或曰。天地之相距也。自天而下半其所未至於地。自地而上半其所未至於天。有虛焉。若是者。非天地之中與。曰非也。此其於天之全體。已偏乎其上也。於地之本體。又已離乎其外也。且夫北極與北極之下之地之兩相為至也。以至南極於南極之下之地之兩相為至也。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則夫上下四方之天地之虛之相與半至焉者。不知其幾萬萬虛也。則亦可謂天地之中之幾萬萬中乎。然則天地之中何在也。曰地在天之中。中在天地之中。故地之中即天之中之中也。天包地焉。地包天焉。地中之天。渾淪沖漠。不可以形象言也。乾之靜也專。則坤之靜也翕之矣。專之云者。藏其一於坤之內也。此天地未發之中也。絪縕焉而發之。則乾之動也直。而坤之動也闢之矣。直也者。自坤而達之之謂也。奮而為雷霆。潤而為風雨。烈而為霜雪。融而為露澤。天地之喜怒哀樂也。邵子曰。天之道盡之於地矣。此之謂也。夫人身者。天地之象也。是故心在身中。性在心中。心在身中。如天之有地。然故人有恒言。皆曰

心地也。性在心中。如地中之有天然。故人有恆言。皆曰。性天也。夫地中之天。天之生理也。心中之性。人之生理也。夫天人之生理。豈有二哉。故具此生理。而天地萬物。本無不相通者矣。天地萬物。無不通焉之謂本。本如是焉之謂大。是以喜怒哀樂之情。由吾大本之中而發焉。至誠惻怛。皆古之聖人之所以制禮作樂。以通於萬物。而達於天地之意也。此乾坤易簡之理。性之所以可盡。道之所以可行。教之所以可明也。夫乾之道自坤而出。天之道自地而出。性之道自心而出。中之謂也。一之謂也。故曰。人身者。天地之象也。然則何以中無定在也。曰此則統夫已發而和之中也。故曰用中焉。用中之中。中無定在。未發之中。中在吾心。常在則常定矣。是故常定之中。至一者存。無定之中。不一者存。無定之中。生於常定。不一之中。生於至一。此言道者所當知也。

朱子論

或曰。朱子之欲論韓侂胄也。草疏數萬言。而又焚之。以遯翁自號者。何也。曰子未考其時位而輒疑之故也。侂胄甯后之季父。嘉王之立也。趙汝愚實與侂胄定計。甯宗之德之也深。方朱子應召之時。侂胄之奸未著。朱子已汲汲慮之。當其在遠。即已上疏言近習之不可用事。疏入不報。則已屢辭新命。既不獲允。而又意以講官雖非言

國學扶輪社印

責。猶冀得於進講之餘。可以隨事規諫。故復就職而不辭。既屢於其時。留身經筵反覆切論侂胄之不可倚任。而卒不見聽。甯宗之不可以有為。朱子固已知之悉矣。朱子學孔子孟子之道者也。故其生平往往難進而易退。當其時。朱子之去志已決。乃遂因黃度之罷。上疏極言四事。其一以左右竊柄。主威不免下移。欲求治而反以致亂。又云終夜不寐。憂慮萬端。狐危之蹤。不敢自保。自今以往。不復久侍清閑之燕。於是攖侂胄之怒。使優人為大儒戲上前。乘間言朱子不可用。朱子方欲求去。而內批遽出。朱子於是乎退矣。計其立朝甫四十六日耳。甯宗語侍郎黃艾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蓋自其為嘉王時。聞朱子說經之善。故因汝愚之薦。召置經筵而實非有用朱子之心。一旦欲去其勳戚定策之人。遂決然逐之而不疑。於是侂胄愈橫。而汝愚竄矣。偽學之禁興矣。至於大學中庸語孟五經之書。為當世之大禁。方日紛紛然譏尊門之學。而欲擠之於必死。而欲於其時以首冒偽禁之人。當家居退閒之日。攻貴戚定策之臣。申經筵反覆之論。君必以為有罷職怨望之情。在廷之臣。必以為有攻擊報復之私。適以堅吾君倚信奸臣之心。而決奸臣肆毒善類之計。天下事固有激之而變愈大者。徒使身受直名。而國是愈不可救。豈但黨錮清流之禍而已。此深於慮國者有所不忍為也。孟子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當其

時。亦既反覆之矣。亦既不聽而去之矣。朱子豈不知其義之不當復言。而猶欲藉辭於虛滯之職名。以冀盡其不忍默之意。則其設心亦良苦矣。然而必已深計其義之必不可以復言。而姑且試之於易。夫誠使陰方浸長而陽不必有退避之義。則聖人固不得有遯否諸卦矣。遯翁之號。朱子蓋於是以易道自關也。孔子相魯三月。女樂之受。以微罪行。孟子曰。孔子可以止而止者也。且夫士固有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者。亦視其官守言責之所係。當言而不言。與不當言而言。皆非也。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孟子之進退可以裕。而裕者也。後世有以是疑朱子者。故為考之如此。

古硯銘跋

贈龍江硯。遂銘之曰。婺山之精。綠水之英。是磨是琢。厥功乃成。不扣爾聲。不規爾形。惟方惟默。載清載寧。投贈君子。左右文明。嘉靖乙巳朔埜子識。

甲辰正月。得是硯於京都書肆。製方而長。四角羅紋。中間浪三疊。聲泠然。如磬。宋人譜所謂石如浪。今不可得者。殆此類與。余愛其銘詞質厚而意深。譜云。石可為磬。不扣爾聲。蓋借以慨夫世之激昂慷慨。急於自鳴其所志者耶。譜云。羅紋多製月形。蓋就其勢為之。不規爾形。又借以慨夫世之依阿淟涊。困人之勢而為之轉移者耶。龍

江者。意其為人剛而不撓直而無畏故銘若箴之。蓋方以成其所長而默以救其所短古人於其日用肴饌之物。莫不有所箴焉。以誌不忘。而因是推之於朋友之交肫切而有味若此其至也明以龍江號者得數人於桃源一人曰宋茂為嘉靖丁未進士。丁未後乙巳二年。倘即其人與。茂與椒山先生為同年生。椒山下獄知識無敢通者。茂為南主事。時餽慰之。跡其生平出則忤仇鸞。忤楊順入則忤嚴嵩屢擯不改卒以譴戍。所謂方者非耶。抑余有感焉。當分宜秉國之時。士之敢於自鳴其所志者。亦寡矣。其依阿淟涊以為圓。喪其羞惡之心而不自悔者。往往不乏也。椒山先生奮其所為方者以抗之。以至於死而不屈。百世之下。誦其太虛浩氣之言。猶為之感發而咨嗟焉。茂與椒山同其方。而受禍獨輕。嚴氏敗。乃以巡撫起以侍郎起意其有感於惟默之義。而有所以善用其方者與。雖然士惟其時之所值與其身之所當為而禍之及與不及。與其及之或甚或不甚。則固有幸不幸焉。而未可以茂之生為茂之善於守默也。或曰。天不言而四時行者健也。乾之所以默運於坤也。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順以行其健也。坤之所以合乎乾也。故默者所以厲其方。方者所以成其默。此埜子之善於言清甯也。埜子者。其姓名無所考。意當時隱君子之流。古之所謂有道之士與。

古硯銘後跋

余既跋龍江硯銘之十年。來治博平。得其所祀鄉賢。曰烏公從善者。亦號龍江公。嘉靖甲辰進士。仕至禮科都給事中。疏劾嚴氏父子奪職歸。世宗嘉其貧。賜之玉環。未及召而卒。在家惟以講學為事。所書博陂書院學約二十條。諄諄以聖賢之道相期故其時博邑之士多知學。硯銘乙巳後甲辰二年。以銘語按之。所謂龍江者。公殆真其人歟。余適以甲辰得是硯。又其後適來公之鄉。意硯果公物。精神所寄。猶有默存於是者與。今烏氏子孫多能讀書。又寶其賜環尚存。而余硯顧未及攜帶。不得以遺其子孫。然則果公物者。將毋仍有憾與。雖然。一硯之微。烏足為公戀也。余觀公之汲汲於辨學也。以為學所以明善復初。而不當陷溺於科舉利祿之習。又以程明道十四五時。便學為聖賢。范文正公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以為學者立志。必當以程范為歸。嗚呼。當分宜柄國之時。士大夫不能自持其志。而依阿淟涊以為固者。彼豈其性固然哉。亦其為學之時。科舉利祿之習。所以陷溺之者深。而不能辨之於早。是以志之不立。而其所以為利祿之計者。有必至於是而不自知也。夫使士而盡能辨其所以為學與所以立其志者。則科舉皆得其人。無復有所謂依阿淟涊者。以文濟其惡。彼嚴氏父子。將孤立而不得肆矣。又焉能為喪亂之階。是故學術之壞。豈徒士習

之得失抑亦當時治亂之所攸係者非淺鮮也是則公當日講學之心所宜惓惓不能忘於中者歟余又念公與殳之所為皆君子之所謂方者顧椒山之受禍獨重而得名亦獨著公與殳受禍輕而後世或不皆知之然則當日為椒山之所為而不必罹椒山之禍如公與殳不盡見稱於世者蓋不少矣雖然禍之有及有不及與名之或著或不著其間誠有幸不幸焉而要非賢者當日意計之所存何者其志與其學固不在是也抑又有說焉夫依阿淟涊之足以固其利祿宜也而往往卒歸於敗方之足以得禍不足懼也而又或往往以令終蓋死生富貴之命係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而學與志則視其人之所辨與其所以立故方者吾性之所自有而自為之天不得靳之使默默也然則公之所以自為與其所以教人者於斯銘蓋可以思矣是硯也又烏知公不惓惓焉

易孝子母黃氏墓表

余鄉易氏有孝子廬於其母之墓者自其家至墓十餘里旦而歸夕而往大雨雪迅雷烈風不少避余聞之愴然以悲悚然以敬也易氏居臨川百七都官山里士彬彬多行誼余歷詢孝子之行於其族之賢者僉曰孝子痛其父與其兄之既逝慮無以慰母心所以竭力務得其歡者無不至也母卒孝子擗苫柩側旦旦哀號蓋鄰里不

忍聞也。而以迄於葬其廬墓也。既哀其過苦。相與力沮之。不得已也。則期以一年。於是非之者。曰廬墓非古也。忘身非孝也。孝子則唯唯謝不知也。譽之者曰廬墓至行也。孝大名也。孝子則亦唯唯謝不知也。孝子性愿慤。平居力田為業。自其幼也。沌沌然。類一無知者。其父名之曰石。至今人皆以石呼之也。余曰。有是哉孝子之心。蓋如石也。非之不沮。譽之不悅也。夫人莫患乎有所為而為之。孝子率性而行。彼其心知有母而已。豈其有羨於古人之固嘗為是者而欲效之也。抑余於是有以徵其母之必賢母也。僉曰。然。自其母之嬪於吾族也。恭儉勤勞數十年如一日也。好善之篤。至於老而不衰也。余謂諸君。天之報善人不爽也。余觀傳記所載忠臣孝子名儒碩士。大都出於積善之門。善之不可不立如是也。幸為我語孝子以狀來。余當碣其墓。孝子於是泣涕嗚咽狀其母如族人之云。按母姓黃氏。系出崇仁十八都古溪里。為易公雲龍之妻。公先母二十年卒。母生於雍正甲辰六月二十三日甲午。卒於乾隆庚戌十一月初四日庚辰。年六十有七。子二人。長可宗。先十四年卒。幼銳宗。即孝子也。孫三人。長出者二。孝子出者一。孝子於壬子歲正月初七日。葬母於百六都獅子形。酉山卯向。於是紀于大塗為表其碣曰。嗚呼。是為臨川易孝子母黃氏之墓。庶幾覽於此者。藹然益興起其孝弟之心。而為善者亦相與益篤其志於不倦。則孝子之所

及。與孝子之母之所及。為不勘矣。採風者將於是有取也。

余又聞孝子初廬墓時。蚊蚋攢集。羣蜂叢葦至。殆不可寢。孝子向墓祝。遂不復有。又常有巨蛇臥寢處。然不毒孝子。孝子亦不懼也。所挿桐杖生枝葉。一日山水暴漲。孝子夜至。隔溪號慟。未幾。屬衣竟過。若有物挾之者。至行所感若此。其從卒廬墓三年云。

遊方廣巖記　　官崇

自予少時即聞永福方廣巖之勝欲往遊者數矣歲庚戌有景行書院之役衆相賀為方廣之願當償也予時笑頷之既一年不克遊歸衆問故予笑而不答明年復役書院衆謂此行也不可以再虛予時亦笑頷之迨夏六月周克章陳賢開自省操舟至永陽過書院邀予作方廣之遊予不敢不從也蓋予自去年迄今嘗往來六經萬嶺下萬嶺者適方廣所從入也憶中間嘗泊舟萬嶺下登岸縱步度嶺約里許已可遐遊矣而予過遊而反予非惰於山水者以茲役之遊當有待今得二先生可無待矣况予藉二先生歸以為衆謝也自萬嶺捨舟陸行至山下約五里許自下而上路極幽險歷石磴千有餘級左臨深崖不可俯視一失足下墜無極擬以孝子不登危之道勿遊可焉既至而後巖洞豁然若忘其來所歷之險矣按圖經方廣為三十六洞天之一巖之高丈若干其深與廣丈凡若干前人之誌蓋詳而予獨疑造物者磅礴鬱積者縱橫何不處之通都大邑日與賢士大夫騷人遷客相遊接而乃攝之荒山窮谷無人之境不無陋如之何之歎為可惜也入萬嶺二里許路旁有唐常觀察墓觀察名衮實開閩學若士者率皆敦氣誼隆師友彬彬然稱海濱鄒魯於斯時也復何陋之有而吾又思夫觀察治所會城當時何以卜葬若斯之遠抑豈非擇地

故耶。然以今之荒山窮谷無人之境。木石鹿豕之與處。二三樵夫牧豎。過者無人。誠未見其地之靈也。夫以區區荒山窮谷。造物者磅礴鬱積。洞天奇特。而興文立學之規緒莊在焉。吾知鍾山川之間氣。襲前烈風教之遺。四方君子過焉。樂相周旋揖讓其間也。茲遊也。周陳二先生外。永人楊鵬程以省試便予舟實從。

蕭何論

鄭振國

史言何之入關也。案府庫。收圖籍。厥功懋焉。議者曰。秦燒天下詩書百家語。其藏於秦博士者故在也。何不收書收圖籍。於是何之罪加人一等。此非行恕之言也。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又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秦未焚書已亡。六王來滅。教已佚。何故吏耳。惟是筐篋刀筆之謀。豈能深知先王之道。為萬世計久遠哉。且其時之號知書者。莫如上蔡斯。顧非聖無法。詛暴君以毒民。又況於何乎。漢高亦豁達之主也。見儒冠必溲之。且言曰。以馬上得天下。安所事書。設何收書。高必大不懌。今夫風俗之隤久矣。功利之習亦橫矣。屑材而闕知。先利而後仁。文王周公孔子生其世。且錮不任。況其微言乎。於時視之敝屣耳。何暇及此。即念此。又烏知羽之遂火咸陽乎。人有襆重器於道路者。廉者反其值。貪者享其利。此恒情也。秦業亦既衰矣。其故府之守。則東西周之貽也。厥庫之藏。則六諸侯之舊也。宮室園囿之富且大。則三十六年之經營也。羽不背約王關中。則秦皆漢有。羽或背約王關中。則秦皆羽有。圖籍天下之形勢也。席此為漢基。而他弗遑及焉。算亦勝矣。慮亦深矣。今必曰。此即何罪也。自何之類而充之。挾書之律何以覺。自文求書之令何以俟。自成是漢廷。虛無人也。當獨何而首坐此咎哉。今有殺人者。其鄰弗之救。官執拘之曰。是不

死於殺而死於不救者也夫亦可原其志矣如使執大賢之行以繩急功之臣據已然之形而為窮源之論者迂也史亦有言曰碌碌未有奇節夫所謂碌碌者其果足以語此乎哉

趙鼎論

用智之難智以知人之難也知人之難自知以知人之難也自知有名心焉則異我者不足伐同我者不足與同異我者不足疑也不公不忠不敢以為名公忠而為名者意勝於一往法斷於必行亢法而違意則以為大惡而巨猾得吾闇而識所從事夫鑑物之至明也持以矚百步之外則闇若無覩非明之有不矚也其用短則百步而止人不以咎鑑而曰百步遠者謬矣秦檜之相也趙鼎實薦之引春秋責賢者律鼎何所辭其咎顧吾獨釋其知人之咎而咎其不自知且謂鼎有名之之心則何詭益鼎之知檜也於無所徇於已而知之鼎之薦檜也以有所徇於已而薦之鼎嘗語張浚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手足何其明也已而鼎再相檜惟鼎言是從鼎由是信之何其闇也天人豈有明於始而闇於既哉承順之意快於中良醜之判掩其外耳古大臣無功名之見而後其量可以廣天下其知可以周萬物而或者塪沾沾焉求快於立法行意之間而奸臣婾阿國事淩替殆所謂用短者止百步而不過耶元祐

之革新法也。蔡京獨如約。溫公美之。有溢詞。溫公不死。京之出處未可知也。然公向未深知之。已為范純仁所請。况薦之以病國哉。故始以檜為賢者。胡安國游酢也。繼以檜為賢而薦之者。趙鼎也。醇儒名大臣且爾。彼高宗者烏乎知之。

兩漢論

楊煥綸

蘇子瞻曰。西漢之臣。多奇材而不軌於法。東漢之臣。多氣節而近於矯。二者信有之。然而非其臣為之也。兩漢之君為之也。當高帝時。與項羽相角。羽強而帝弱。非得奇材異計之士。不足以成大功。如陳平者。貪汚無行之人也。與之四萬金。恣其出入不問其所為。其後卒能滅羽擒信。脫長平之難。以佐成帝業。光武之世。所用皆天下忠耿之士。其草莽相依者。一德一心。非反覆狙詐之人也。而有天下以後。褒循吏。聘賢良。如子陵之不事王侯。則高其節而成其志。其留心於風節如此。此二君者。當時不過因勢所宜。而其後踵而行之。遂成為風俗。至於天命將訖。猶守其檝而不變。然則人君之好惡。何可不慎哉。且夫三代以後。士之德與才兩兼者。千百中不一二見也。當英雄四出之時。勢不得不用之。以暫濟其能。及其定鼎已久。天下無犬吠之驚。則其取人必有道矣。高帝之用詭隨。吾無怪乎爾。其踵而益甚之者。則武帝之過也。汲黯耿亮之士也。而不用。董仲舒方正之士也。而不用。魏其灌嬰抗直之士也。戮及其身。而所用者公孫宏張湯桑宏羊主父偃之徒也。其人皆鄉評所不齒。清論所不容。挾短長之術。以窺人主之意旨。武帝不悟。崇其位而隆其秩。天下從之。一道同風。至於元平成哀之世。而在廷之士。皆簡默苟偷。以求容而倖得者。王莽遂飾其智詐。取

漢之天下。如在掌握中。曾不聞有大臣出而死難者。何哉。其所由來者遠也。光武有見於此。以為當西漢時。苟得一骨鯁之臣。立乎其朝。莽必有所顧忌而不為。惟孔光張禹輩。皆貪生苟免之徒。故莽得以行其志。於是汲汲求節義之士。而崇奬之。養育之。屈人主之尊。以成處士之高。較之高帝之輕士善罵。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其意以為社稷無常奉也。一姓不再興也。後世雖有寡母弱子。而左右之臣不顧碎首裂腦以寒邪膽而破奸謀。則亦可少幸無患矣。且夫東漢末之曹氏。其威權勢力。豈不什伯於王氏哉。彼孔融者。其爵秩又豈有加於孔光張禹輩哉。然而以身殉國。不肯為曹氏用。至於一門之內。父子俱碎。而甘之如飴者。此亦崇節義養廉恥之效也。曹氏惡其不便於己。用是明敕有司。取鄉黨不與德行不修之人。以為己用。不數十年而司馬氏乃乘其隙而利其便。然則光武之勵臣節。百世不易之法也。一不用而其效可觀矣。明之太祖。得光武之遺意者也。既取元氏以後。危素之卑鄙。則黜之。余闕之死節。則祀之。故其後立朝者。氣節亦畧如東漢。唐之太祖太宗。得漢高帝之遺意者也。惟用其材。不顧其節。故至天寶之時。祿山一叛。而二十四郡。皆從風而靡。節義之不崇。其弊一至於此。吾故曰。光武之法。百世不易之法也。高帝之法。可用之於開創。而不可用之於守成也。此子瞻未發之意也。吾故併而論之。以著夫世變之歸。必自上

創之而下應之者。

王陽明論

陽明子倡為良知之說以教天下。東南學者翕然尊師之。以朱子之說為支離迂濶而樂從王說之簡易。其學傳而愈繆。賴一二老師宿儒。據閩洛之緒言。以砥柱於末學榛蕪之世。功豈不鉅哉。雖然。謂陽明所學之蔽可也。謂陽明不識朱子之深可也。謂陽明之說使學者從之不能無弊亦可也。至據其說之偏。而遂謂其心術不正。甚且剌詆其結交近寺。御人則以機詐僥倖以成功名。則陽明子斷斷不受。而其說亦流於誣且刻。并無以服為陽明氏之學者。何則。陽明氏而果不正也。昔日劉瑾之威。誰敢觸其鋒者。當是時。其父為南大冢宰。而陽明為部曹。從瑾則富貴可力致。不從則文致其罪。而身幾有不測之禍。使陽明果為身家計。必且迎合瑾意以握取富貴。即不然。亦慎默不發一言。與世浮沈而已。何至攖其怒而陷虎口哉。其不死於瑾手。而持從輕貶者。亦幸而免耳。豈逆料身之不死。而以抗直取名哉。不待此也。愚嘗閱鄭端簡今言錄。有云正德時卹報大臣奏牘。皆不敢言甯王反。誣言江西有變。獨王守仁上章。直言甯王反。嗚呼。彼首鼠持兩端者而能如是乎。猶謂其心術不正乎。或又應之曰。朱子之言不可非也。而陽明非之。故直以奸邪目之。夫司馬君實。宋之名儒

也。終身不喜孟氏之說。作疑孟數十條。謂陽明為奸邪。亦將謂司馬君實為小人乎。子游子夏。皆受傳夫子者也。然其議論異同。有互相詆譏而不相顧者。將崇夏而黜游。抑將尊游而非夏乎。且夫漢之王莽。宋之安石。皆粉飾周孔之言。以惑世誣民者。果若人言。將取其附會假託。而信為聖人之徒歟。必不能也。以莽安石為聖人之徒。則無以大服天下之心。以為非聖人之徒。則擬世儒者之論人。固專以言者也。忽焉改其面目。而獨於莽安石有異論。則又無以服莽安石之心。吾見其悖理而不通也甚矣。然則陽明之說是乎。曰陽明之學。偏也。非邪也。何偏乎爾。曰為良知之教者。信孟子之說而過者也。孟子雖有良知良能之說。然博學詳說。知性知天。章章俱在。由陽明之說。專以良知為事。其天分絕人者。或可任吾意之所之。而無悖於道。其愚魯者。則冥頑不靈而已矣。否則剛愎自用而已矣。不幾害人心而戾世道哉。故曰朱子之言。醇乎醇者也。陽明之學。偏而不全者也。然而以良知為教。則是仁義禮智之良。天付之我。實有之。與性善之旨相近。其去荀子之以性為惡而茂理傷教者遠矣。善乎陸當湖先生之言曰。陽明之學近於告子。陽明天資高。空守其心。亦能應事。無陽明之質而妄效其學。其謬將不可勝言者。嗟夫。此真折獄平允之論矣。使陽明而在。聞之有不泚然汗下哉。若夫世之君子。因其說之偏。取其生平所必不肯為者。強焉誣之。

則是訐人之言。而畧人之行。剗論人之隱微。而反沒人光明正大之事。爲君子則大懼矣。爲小人則有以藏其奸。憂王氏之誤後世。而公是公非之理澌滅更甚。其過亦何可勝道哉。

遊北固山記

周鎬

遊焦山後二日。康先生相邀遊北固山。舊侶咸集。繼至者則觀察使奉天董公。江甯守營山宋公。六合令濮州葛公。寶晉院長晉陽衛公也。山如龍珠半吐江口。南挂鐵甕城。危徑如綫。設席山巔之石帆軒。窗洞開。左金右焦侍立獻奇。大江東走。長風驅之。迴飆入帆腹。飄飄欲飛去。因名。俯掌浮白。夫北固山於歷代干戈之際。江南第一扼塞險要處也。昔三國時孫劉對壘。宿重兵於此山。相傳有藏兵塢。走馬澗。其後謝安蔡謨。皆于山上。作庫儲軍實。梁天監中。西豐侯正義守朱方。武帝巡幸。始闢山路。唐李德裕觀察浙西。益擴基宇資屯守焉。蓋山之繫重江南如此。自宋米蘇諸公。相率為觴咏地。明太祖復召見耆儒丁熙。拱等于山下。而文明之氣日開。然東逼海門。北對瓜步。一有警發。茲山實當其衝。故守斯土者。必極一時之選。始克勝任。國家承平百數十年。鑿齒雕題之夷。纖塵不擾。茲山包裹內地。為都人士賦詩飲酒之場。而又得慈惠之師。如諸君子者。相與撫循生息。鎬以江左下士。亦得歌舞衎樂。從几杖以遊。未嘗不歎國家休養之深。而諸君子之遺惠于江南者。將與山並壽也。夫古之善遊者。目無虛視。耳無虛聽。足無虛步。往往因山川之險易。度守禦之形勝。思安而豫圖之。而又恐民之不可以無事動。且日久而防其廢弛也。爰假觀遊之說。創為僧

察道院。俾愚民樂於趨奉。增新補舊。而不至於壞。守土者又復歲時登眺。節勞佚而察災祥。此伏至險於大順之中。而 國家所以長治久安者也。然則遊覽亦烏可少哉。臨風酹古。亦并以達諸君子之意而書之。

溫棋水傳

蔣師爚

棋水詩名伏儕偶。而余交棋水以掔過。作一事。涉一筆。棋水心所不直於余者。未嘗不言之。雖余于棋水亦然。計六七歲中相見。疏不及旬。旬有九日不見而棋水卒。棋水姓溫名廷鈞。字右衡。棋水其別號也。祖籍浙之長興。高祖美如。遷仁和。祖士芳。父世謙。世業儒。棋水生及晬。姆厭其啼。置其祖膝上。季父世珍讀書其側。啼遽止。遽領穎為讀書狀。已乃伊吾成聲。日為常。五歲。其季父語以讀書樂。則欣然指白其祖。就鄰塾。記誦之捷。常兼他童子。年十五。入邑庠。二十。赴省試。貢于成均。其學業始嗜詞賦。熟精于文選。所作又手立就。奇字爛如。觀者嵬目。才名揺一時。久之乃謂所業非善。取六經三史熟之。條其疑義。作古今體詩文。率行以唐宋大家法。雖應試不易也。雖躓不悔也。嘗語其游曰。讀書不第。自不祈聞。不汲汲于經史。而以兔園冊子老乎。同里陳寅翁。以窮經論史為業。名流就考問者。日無虛。于棋水學業交勗特厚。翁年倍棋水矣。而相得如等夷。每著經說。必俟其過從商校竟日。每咏史必索和焉。翁故不敢以世俗翁翁詵詵引重者待棋水也。棋水性貞介。氣清可畏。與人偘偘自將。無詭隨習。居常不苟譽人。譽之者不中其實。所恚也。能詩名。既流于人。人有不相識者。熟其句。津津于其鍊字之工。棋水則直前置詰。而折之。則又告以學詩之法。人以是

多望之。見其來。稍稍引去。然于儕輩中齗齗崖岸嶄然之行。則莫不推樵水第一。語能詩之才之浮于名者。則莫不推樵水第一。年二十八。病心耗血卒。卒前三日。猶寫書陳翁。論韓詩商頌說。翁議刊其遺稿。屬其季父苑輯于其家。苦散佚不多有。爲虞。斯其年復忌其文哉。

論曰。錐銛銛先挫。刀錯錯先靡。以樵水之學之行而短命死。其信然耶。俗學詭行非壽考也。其幸而壽。視樵水孰得孰失耶。

刑部員外郎舒君墓誌銘

余分校順天鄉試。被薦者有某郡舒某。舒某領鄉薦。距其父刑部君卒五年矣。卜今年月日。葬君某鄉某原。奉狀乞誌銘。遂誌其先世其行能其軼事其職其階其卒其年其子孫而爲之銘。其先世曰。明永樂間有道武者。自小興州遷某郡。五傳至某貢生。舉賢良方正。舉欽覆。爲君曾祖。某康熙丙辰進士。湖北穀城縣知縣。以孫某貴贈朝議大夫。陝西西安府知府。爲君祖。某監生。以子貴。贈朝議大夫。戶部廣東司郎中。爲君父。其行能曰。事父母能承其歡。父性卞急。能解之。兄弟五人。伯兄某仕湖北倚君如左右手。嘗派築金沙隄。君適歸。遣從事吏速之行。一日而至者二。君政績皆在尋甸。尋甸以開礦爲生。不知耕。君教之。用力反土。西嶍里五里松得田千畝。山河

歲溢為患。建議築隄。引濉環城之田。名曰王帶河。彝甸不產布枲。康熙閒知州李月枝教之機杼。會地震。州民以為戒。牢不可破。君諄諭之。化其惑。制紡車數十。給環署之民。遠者效之。民始織績。舊有書院廢為傳舍。復之。延名師主之。踰年。楊中選成進士館選。前此無登甲榜者。修文廟。修州志。以次具舉。出師征緬甸。軍需絡繹夫馬之費。君捐貲立辦。不以責于民。軍徵牛五百頭。解未及軍而斃。復徵之。君以歲失千牛害于耕。抵以馬。總督吳勤毅公莅雲南。將寄耳目于君。君曰。公生明。是在閣下。某何敢與聞。勤毅益禮重之。州舊設奇兵營置兵千。勤毅裁其半。徵糧額如故。州故近廠米翔貴。納者費不貲。君請減米二千石。每石折銀一兩。昆明邪教劉均誣州民某某為從。均故得符呪法。嘗以醫病至州所指某某。皆索錢不遂者。君力白之。大猾高上才。官吏莫敢誰何。會其黨竊浙客李朗如紬緞七百疋于州之屬功山。廉得其實。根究之。則遂發上才平日之奸。置之法。羅粟山居舊例歲徵禽獸若干。謂之獻歲。除之。嘗護迤東道。轄金沙樂馬二銀廠。廠歲餘銀三千兩。謂之秤頭。君曰。前此秤自不足。吾秤自足。卻之。籍記于官。其後受者抵于法。君以無事。大吏慕客葉某授主人意。購古彝器。君曰。余素不識此。攜人參徵價。君曰。余素不服此。其後某以贓伏法。與之交通者率罣吏議。君以無事。其軼事曰。兒時之外大父家籬落之側。忽見旌騎高可尺許。

往來地上。正色叱之。頓滅。屑鑿落如相應有聲。時鄰嫗有祟。聞之懼。遁。時皆謂是子不凡。其職曰。貲仕則雲南尋甸州知州。卓異。則刑部雲南司員外郎。改用委署。則四川丹稜縣知縣。改用者。既陞員外郎。猶以軍需三年。留尋甸。引　見之月。用兵金川。天子命往四川委用。丹稜。運糧衝要。非才不任也。其階曰。　誥授奉直大夫。加一級。又軍功議敘。隨帶加一級。其卒曰。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其年曰六十有五。其子孫曰某貢生。其長子。某某其季子。某某某其孫也。次子某以舉人謄錄　四庫全書。議敘知縣。今年乾隆五十九年。銘曰。

鉅鹿之望。鄭州是遷。幼童為出。獨勞為臣。友弟于楚。循吏于滇。考績陟明。為百吏先。京員外用。任重以繁。歸道之亢。是室孔安。永承其澤。子子孫孫。

與張海門論駢體文書

丁泰

曩從辛庵所交到手簡深荷注存伏稔足下甫抵閭門即復擯絕塵俗尊意吟咏日積月累所詣正不可量僕舊事古訓之學因多病稍稍涉詞章然不過學為之云爾來書索觀僕所為駢體者僕於此藝未能自信何可以獻之足下然以足下之拳拳於僕其敢無以報耶開闢以來有奇則必有偶文者天下之華也天人者文之祖也天尊無二上奇也而地為之配則偶矣人之一身奇也無四肢不成人則仍偶矣身一首而有兩耳兩目首一口一鼻而鼻有二孔齒有上下則亦俱為偶矣聖人法天人之文而為文者也其言莫古於易而乾坤父母與坎離震艮巽兌畫卦無非對者推而論之詩詩也而有角枕錦衾三百九十之文書史也而有暘谷幽都孤桐浮磬之文至左氏之傳戴氏之記往往雜排比於散行之中特其氣樸茂不形其為對偶耳東漢而下所為文莫非駢焉者其體萌芽於三國繁衍於晉宋極盛於齊梁陳隋至唐而變至宋而裂昔人以八代文為衰此對散體言之也若但以駢體論則固無盛於八代者何衰之可云為斯體者與病瑣瑣則不莊病粗粗則不雅貌病偽古偽古則晦深言病囿今囿今則陋淺求之劉說鄭注以博其趣求之金樓拾遺以獵其英求之抱朴雕龍以受其範就夫專家論之則隱侯調諧彥升品貴子山骨清孝穆才

賤。固宜細繹全帙。聯其臭味。若夫四傑之文。合者六七。樊南之集。合者四五。棄瑕錄瑜。道在節取。足下但取後漢至唐各史書。為之根本。而以諸子及集輔之。則近人之作。不觀可也。何況鄙劣如僕者哉。行覓不為則已。為則俯視初唐。而齊眉八代矣。然而自古論文者。莫不尊散行而卑駢偶。則以經世明道。非散體不為功。四六之佳者。如奇花美女。雖為宇宙間不可缺觀之物。而求之實用則缺焉。是則天包地。身使臂。鼻藏孔。口掩齒。奇可統偶。道固如是也。文豈能越乎道哉。是又在足下之善擇已。暑酷。惟珍重不備。

王弇山詩集序

自放翁而下。以才雄越郡者。前推徐先生渭。近推胡先生天游。二子者。一以奇勝者也。今夫五嶽。其峰巒。其邐迤。其氣候忽變幻。而不可撫擬。故雄于山。今夫四瀆。其源遠。其委長。其勢浩瀚。曲折而不可測度。故雄于水。山水之奇。莫奇於是矣。然而會稽之岑。鑑河之曲。地僻偏隅。非必參天入雲。窮深極險也。而其中千巖萬壑。爭流競秀。遊其地者。且目不暇給焉。然則物之以奇勝者。固不必盡于奇求之。詎人之于言也亦然。弇山王先生幼工詩。為越中七子之冠。中歲棄官。結社西林。益富著作。平生負經濟才。所至公卿延譽。目為國士。乃一出為令。不得大展厥用。其遇似文長。乾隆建

元朝廷詔開博學宏詞科先生以真才應薦可謂特達之知矣而卒以見黜其數奇不偶復與雅咸相接踵何其蹇也然先生雖不得志於時而其為詩則淵懿醇雅和平忠厚爽然澹然絕無牢愁之氣噍殺激烈之音其涵養之深視二子又何如也今其孫蘅謀刻先生遺集而問序於余余因得紬繹先生之詩乃知根柢風雅偽體別裁作詩之旨先生已自言之然則其正也即其所以為奇也試于稽岑鏡曲間攜斯集讀之當有山水清音出而相應者不令陸務觀獨絕山陰已

練祁先塋表　錢塘

古者墓有誌有碑有表有碣。自卿相以及布衣。竝得立。近世唯仕宦家猶為碑誌。若夫布衣之士。雖修行甚篤。其子孫茍不好名。罕復有致士大夫文字。刻石於墓者。是以我家自始祖以來四者俱闕。族父竹汀先生。始表始祖之墓。所謂盛涇先塋者也。我五世祖守郊公。雅有盛德。而尚無表章之者。我安可弗述。以示後之人焉。方前明崇禎十四五年間。歲大祲。米十斗。直白金五兩。餓莩者載道。公惻然曰。嘻。人餓死盡矣。我安忍獨飽。顧力不能及遠。其有以振吾里乎。因竭室中儲。悉散諸貧者。明歲秋木棉大熟。諸受貸者曰。賴錢公活我。不可以不報。相率倍稱償之。公辭不獲。始納焉。時至者踵接。自晨盡暮。始止。公輒飽食而後啓門。如是者數日。積木棉盈室。適價騰涌。獲厚息。由是貲雄里中。嗟乎。我里誠仁里也。故被德者必報。然公始願豈及此哉。流寇之起。十餘年矣。天下雲擾。饑饉薦臻。明之亡。直旦夕耳。使無一人償者。公安從而取之。聞時富室閉糴。為飢民所剽掠者。遠近相望。公于此不可謂不智。然謂公斬以智取利。則不可。受貸者皆瘠殘羸餒。轉死溝壑之餘。安知其能待至來年也。即至來年矣。而時事之變更。年歲之豐歉。俱未可知。尚安知其他。且公茍思以免禍而已。則家非有萬金之產。為眾所指目者也。安見其不克自保。遂悉舉而空之乎。故先君

予每論此事。未嘗不歎公爲仁人也。王師既定江南。烽火甯息。公優游樂叢二十餘年。而後殁。我高祖方麓公已早卒。猶撫我曾祖維亮公以成人。曾祖有俊才。弱冠食餼。不幸早卒。家至是始落。而自曾祖以後。遂世爲儒生矣。守鄖公墓在顧浦之西。鍊祁水之陽。方麓公葬其左。維亮公葬其右。

謀臣論

馮俊

天下惟才與識合。而後可以成務。有識而無才。則知之不克爲。爲之不克濟。有才而無識。則其才適足以僨事。然此二者。一人或不能兼之。故自古大有爲之主。必有謀畧之臣。爲之羽翼。夫有爲之主。與謀畧之臣。兩者固必相得而著矣。而其間有才與識相埒者。亦有識過於才者。又有識不敵乎才者。惟能善用其識。始可以功成名就而無意外之變。自古謀畧之士。君臣相得。以濟大業者多矣。范蠡之於句踐。留侯之於漢高。荀彧之於曹氏。孔明之於昭烈。王猛之於苻堅。李鄴侯之於唐肅宗。皆是也。此數子者。雖純駁不同。而皆有高於天下之識。幸遇非常之才。爲之盡其心思。竭其智慮。豐功偉烈。煥若神明。使當時之主。不得此數人。則成敗興衰之數。未可定也。數子之識。可謂卓絕一時矣。然其短長優絀。不盡出於一轍。有可得而論者。漢高之才。足以敵項羽。還定三秦。東向以爭天下。綽有定算矣。而又有留侯爲之運籌。以故滎陽京索之間。屢瀕於危。而卒能制項籍之命。昭烈之才。亦高帝之亞。無尺土之柄。以大義激昂於天下。敵國之人。已聞風避之。而草廬三顧。卒以數言而定終身之業。此二公者於二帝。所謂才與識相埒而成功名者也。范蠡之於句踐。爲之竭心力以報吳。及吳滅而飄然去之。曰句踐烏喙長頸。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也。王猛爲苻

堅謀主。言無不聽。橫絕一時。臨卒而諄諄以晉未可伐。鮮卑不可近為言。苻堅不能用也。卒以此敗。鄴侯之於肅宗。雖克復兩京。而直取范陽之計。不能用也。迨大功垂定。乞身以歸。惟恐稍後。彼蓋於建甯之誅。計之審矣。此三子之於三主。所謂識遇其才而能善藏其用者也。至於曹操之為人。其心姦。其才雄。一時固莫與對也。得荀彧用之。而比之子房。彧亦為之盡心。定兗州以固根本。挾漢帝以令諸侯。壁官渡以破袁紹。操皆用其計。霸業未定。而遂為所誅。天下莫不惜之。蓋操之為人。彧知之而未盡也。徒見其才之雄。未測其心之姦也。才雄固易於成計畫。而心姦不可以共功名。此所謂識不敵其才。而變生於意外者也。嗚呼。謀畧之臣不世出矣。雲臺之將。凌烟閣之功臣。羣策羣力。非專倚乎一人也。故必如數子者。而後發縱指示。可以為高於天下之識。然不善用之。而猶未足以成天下之功。可不惜哉。夫范蠡諸人。或報仇以雪恥。或撥亂以匡時。謀雖祕而心則可白於天下也。彧之所以輔操者。强私弱公。適遂其篡竊之計。其心跡不可得而知也。然則有高於天下之識者。其尤必正用之而後可哉。

擬歐陽文忠公本論　鄭光策

歐陽公本論三篇其上篇言北宋之弊源最為詳晰竊謂古今異勢自宋元以降治亂得失又世變不同謹據所見為推其本續為之論

天下之治必有其本顧古今異宜居晚近而欲立井田定封建此迂濶之論必不行之勢也雖然為治之大端總不外於教養教養之源既難盡復于古而條教法度歷代又未嘗不各具其規模然則於何言之竊以為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得失即所謂教養之中而肝衡大勢補偏救弊有宜參酌乎古今者惟農田水利學校選舉諸事亦未始無可言者也何則古者一國之民各足一國之食周秦以上豫冀青兗幽幷諸州封國林立然農利各贍泛舟乞糴之舉偶一言之未嘗終歲仰食東南自漢唐以來漕粟京畿遂為常制而元明以降漸增漸重近代歲漕幾四百萬石約三百萬石出于大江以南夫南方地氣卑薄北方土厚水深宜於農事而歲歲資於東南則以北方水利之廢也北方患於土滿南方患於人滿北方地有遺利南方人無餘利此南北之所以兩困也夫使歲留數百萬之糧以足南方仰食之人則南方生計當可增裕然其勢有必不能者一則京師重地食之者衆一則畿輔中州山左豐歉水旱之數皆不任地而任天潦則陸海數州旱則赤地千里豐歲則粒米狼戾數歲

則家鮮蓋藏。故北方有逃荒有流民。而東南少此者。則以所處之勢異也。夫北方既多災祲。則其勢不得不出于賑貸。賑貸則不能不漕粟。漕粟則不能不治河。以蠲賑漕粟治河之費。歲積為常。國用又安得不困乎。竊謂井田雖不可復。而水利未始不可開。誠使為守令者。皆能相其形勢。因利乘便。使民開溝洫以備旱潦。其無力者。或量留雜稅。微蠲賦額以貲之。而為上者。亦即以此考守令之殿最。其經畫工程之大者。則又官設專司。統為條其脈理。如是而要之十年或數十年。當必有成效可覩。雖其始不能無所資費。而及其久。必可以減南方漕運與北方治河之額。持之又久。則其利將不貲矣。且夫天下大利。不出於農田。即出於山海。山之利盡矣。海之利任民為之。輕其征課。其道已足。惟是煮海之利。國賦為最多。而濱海之民資此為養者亦最多。乃近代之制。則盡屬於商。貧民不得預焉。所市者此疆彼界。各有分地。分毫不能相借。民情所便。而地勢限之。民力所任。而官制束之。富者擁利百萬。侈侔公卿。貧者欲負擔以求升斗之資。渺不可得。鋌而走險。則嘯聚如盜。官兵捕之。刑獄滋多。揆其所由。特求衣食。實可憫惻。然議者謂不如是則無以益歲賦之額。夫國賦不可減也。而課法非不可通也。竊謂鹽出於海。猶米出於田。米一稅之後。即不復稽。獨奈何於鹽必限之以人。限之以地乎。誠使以應徵之稅。均之各場。籌一場之所出。定為

歲額。一稅之後。即不復問其所至。或可免册籍票引之煩。關津稽察之苦。而民之貧者富者遠者近者。無人不可以為商。即無人不可以自食其力。上無損于國用。下有濟於民生。是亦變通之一策也。否則太平既久。生齒日繁。濱海之民。無所得食。必出于販私。販私則課引必滯。引滯則商必疲。商疲而歸官則病官。商疲而請帑則病國。商疲而舉富民為商則又病民。夫富人者貧人之母也。不殖而落之。此豈治計之得也哉。故為農田水利。所以養民之資。尚有可商者此也。至於為治之原。則又莫大於命官與教士。教士者所以為命官之地也。古之為教也勤。後世之為課也勤。古之教而課也以實。後世之教而課也以名。何也。古之教者聚于學校。後世能聚于學校乎。古之為師弟子者。朝夕必受業。後世學校廢墜之而已。其能求以朝夕法度乎。匪獨惟是。古之為教者。必講明夫修己治人之術。經邦濟世之方。可以坐而言。起而行。後世所教而課者。詞章而已。不必稱夫古也。夫朝廷之法。未始不詳也。然上之能舉其職者寡矣。下之能應其實亦寡矣。是故所用非所習。所習者非所用。一旦出任民社。則不能不內資于幕友。而外師于胥吏。而幕友與胥吏。又無登進拔擢之階。雖有才能行誼。無以自表。則其勢鮮不惟利是徇。夫以不習之人。而資於惟利是徇之左右。則其為治可知也。且古者百里之地。公卿大夫士。層累而下。相輔為治。而又世習其國土

風俗所宜。利弊所係。皆周知之。人衆則耳目周。紛習則措施便。故雖有頑梗巧詐之士。亦無所試其譸張。晚近則不然。內官多冗員。外官多曠職。夫以數百里之地。惟一縣令。即有佐貳。寥寥數人。其才具性情。又未必皆其所素習。以不習之人。治不習之地。公門之外。已遠如千里。而況法令之所及。千條萬緒。皆萃於一人之身。而其人方且期會簿書。迎奉上司。應酬賓客之不暇。其能總攬為民求治乎。此雖長材。亦有所不及之勢也。且夫歲祿有定額。不必云例外之供應求索也。即令官一人自贍其家。及所當贍之親友。所必供之賓客。或公捐例勻。必不可已之數。已斷斷不足。而況能以餘財為民興利除害乎。若謂歲祿之外。必有餘利。則又陽奉陰違之說矣。例外之所得。此豈當得者乎。人不習而財不贍。此又論治者所扼腕而歎也。然則將取成憲而盡改之。則又人行其私。蕩無法紀。竊謂三代以上未敢言。而漢治猶為近古。後世學校科舉之外。而公府之辟召。郡國之選舉。似可仿之而行。蓋辟召選舉。雖未必盡出于公。然人知詞章之非所當尚。則凡立身砥行。必有惜名譽畏清議之實。而凡經世有用之學。必當漸知講求。以應知己一日之用。此亦漸趨於務實之勢也。否則僴名易書。僅卜於一日文藝之短長。其倖得倖失。雖曾閔亦與盜跖同科。人又何所畏而必謹德行。何所慕而必重實學乎。至於守令屬吏。亦宜畧仿漢唐之法。凡幕府所

用諸曹參軍記室郡國博士及功曹主簿掾吏之屬皆許其自辟朝廷為定其階級給以歲祿其有功效著顯者即登擢於朝廷而不限以所至其得人與否舉主皆與賞罰焉夫許其自辟則登進之途寬士之自勵者必務為其實而凡有擇士之責者必留意於人才人才得失舉主與有賞罰則必不敢徇以私而凡為幕僚掾屬者自知其登進之有階亦必自奮其才能而砥礪於名節且祿給自上則可以各得其權而無經費之虞官多而職分則政有餘閒而耳目詳審此實為治之本計也且夫後世所恃以銓選者吏部而已辟舉之法行則凡有知人之鑒者皆有以自試而吏部所選者郡選府縣選令而已人少則易精否則一命以上皆出吏部及繁冗不可考則其勢不得不用例不得不用猾用例與猾則權仍歸於吏胥而何由為地擇人乎夫用一人之所知豈如用衆人之所知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公用其知其真明於用人之法者與夫古今之治術多端其本不外於教養教養之先務在於理財而用人理財則農田賦稅之利弊與凡所以資民之生者宜審也用人則凡所以求才之方與儲才之法度宜審也故愚以為後世之治尚有可言者此也雖然此特補偏救弊之術而已至於勸農桑以重本計明禮度以正風俗躬勤儉以節民用重內治而畧邊圖開誠以任賢知人而善使此又所謂本中之本者世有願治

之君。願治之相。當共審之。又非章縫儒生所得而私議矣。

臺灣設官莊議

臺地之亂胡為乎。以民之疾視其長上也。民之所以疾視其長上者。以朘削日深。而不勝其切心之痛也。然則今日改紐更張。為之上者。必奉公潔己。皆悉反前此之所為。固不待再計決矣。雖然。人情不甚相遠。廉吏衆所願為。茍非甚不足於己。亦何樂強取於人。茍非有所甚迫於人。亦何忍自污乎。已今　朝廷所設官司廉俸。非扣罰。即公捐。非部規。即私例。有名無實。百不一存。然而官之室家賴之。親戚故舊賴之。僕從賴之。而且以延幕友。以賜胥役。以供奉上司。以送迎賓客。僚友而又有歲時不可知之費。計其所需。豈止一端。而況海外情形。與內地不同。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渡涉風濤。冒不測之險。以從事於彼。自僚友以至丁役。其經費度必倍蓰。此即廉俸本為有餘。而又上司體恤。無意外之苛求。尚恐不支。況一切無所措手乎。東坡有云。士大夫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今即不敢言為樂。然使一切費用。艱難節縮。困苦拘囚。已非治景。況勢有迫於無可逃。而其用實無所從出。自廉俸而外。何一非侵漁。刻削之端。事出於不可奈何。而復欲以法繩之。何可得哉。伏按古者自君公卿大夫。皆有采地。庶士以下。皆有授田。其所授者。必使足供其所費。

上下各得其分。彼此可以無求。盡心宣力。以事國家。誠為法良而意美也。魏晉以下猶沿不廢。名曰職田。晉書陶潛以官田種秫。宋書阮長之以芒種前一日去官。此公田之證也。唐宋至元。亦間存其制。明初葉以後。始為變更。今攷臺地舊有官莊之設。官莊即公田也。然聞皆為武營經費之資。與文職無與。竊意臺中各屬縣員吏亦宜倣此。將各處叛產及流亡無主田畝。各撥若干頃以為公田。募人耕作。官收其租。一切出入。悉聽之官。不得鉤考。惟定為兩稅。春糧於某時收受。秋糧於某時收受。俾交代者不得逾制捐收。庶廉給有餘。可以無煩別圖漁利。夫人非甚不肖。養之既厚。當必有以自重。此亦一時所當變計之大端也。顧猶有慮者。此項田畝。不難於設而難於奏。不難於奏而難於將來之報銷。鄙意福節相仁心為質。洞悉吏情。一時善後諸事。又均得以便宜行事。倘得據情陳請。似乎 俞旨可邀。若以為格於例。必不能行。則本地城址當歲修。池濠當歲濬。又有道路津梁及民壯工食。一切公費。可以託名開除者。盡為撥入。置為公業。使官每歲自行核銷。不必逐款報部。則官之出入經費。可以無掣肘之虞。即交代流移。亦不必有虧空之弊。夫然後責之以廉。勵之以節。彼既無所借端。一有貪冒之私。即操白簡以議其後。是內揆諸吾心而安。即外證之人情彼亦赧然而心服矣。可否議行。統乞裁察。

澄瀾閣記

澄瀾閣者。宋趙忠定公汝愚。濬西湖所建也。公自淳熙中以集英殿修撰。來守福州。當是時。西湖湮塞。豪民悉占為田。前郡守曹頴叔程師孟蔡襄。議濬之而未就。公毅然疏請𨭡湖糧為放生池。且以為兩宮壽。詔許。乃大濬之。盡數十里。東通東湖。西南通南湖。旱儲潦洩。民田之被溉者數萬餘頃有差。民甚德之。公暇日來游於此。乃就湖中孤嶼建閣。以為登眺所。錫之曰澄瀾。蓋取諸澄清安瀾之義。迄今湖之就湮漸不堪問矣。而是閣獨存。則亦公之甘棠茇舍也。夫閩僻處東陲。山谿雜抱。少夷曠之地。田皆磽确。民嘗苦饑。而省治人戶衰輯田畝。所產尤不足自給。蓋附郭東南。襟帶雙江。雖有膏壤。然海潮朝夕上湧。斥鹵易侵。常有泛溢之患。其西北羣山環遶。逼束狹隘。泉流懸下。漂迅易乾。偶霖雨崇朝。山水暴注。下逆江潮。不能驟洩。又一望瀰然矣。故旱潦皆致患者此也。自晉嚴高始因地勢。濬為巨湖。儲洩乃有所資。顧其後或修或圮。其利未溥。至公乃一旦大竭其力。使萬姓食數十世之利。是公之有造於吾閩者。固何如哉。且史稱公仁厚愷悌。居官有惠政。不可勝紀。記稱有功于民。宜在祀典。以民之被于公者何如。顧祀典闕若。僅存遺蹟於湖中。而不知誰何之淫祀。竝不甚表著之功德祠宇。反丹楹刻桷。廟貌巍煥。閭里相望。又竊以歎閩人之愚。而所以

報公者潮也。又按郡志。唐大曆中。李公椅實觀察是郡。興禮樂。立學校。閩之知文學自公始。其後常公袞繼之。乃文教大行。今常公祠在學宮。而李公獨無祠。夫道之所在。大者惟教養而已。李公以教。而公以養。乃易世而後。數典遂忘其祖。食報而忘其功。而學士大夫。卒無有能言之者。且以二公之昭昭。尚致如此。則其他之遺佚。又可勝道耶。湖在迎仙門之西。折而北。舊誌載週四十里。今不滿十里矣。閣在開化寺前。范忠貞祠後。規製樸陋。瓦甍臨水間。蓋後人所葺建者。余春日出遊。偶經于此。既以感水利興廢之由。繼公之志者無其人。而又歎臨湖祠宇之多。而公曾不得以一楹饗也。故記之。

畣李嵩生書　　謝振定

振定頓首問嵩生大兄同年近安。秋杪得手函。捧誦十數過。不能去手。知吾足下之所以相期。與振定之所以自處。議殊而理一。非知我之深。愛我之篤。不能為此諄切詳至之言也。振定少時。誤以程子玩物喪志之說。于史學甚疏。邇來悔聞道之遲。繙繹諸史。切而求之。頗有會心。竊以古人建功樹名。皆其平生之學問經濟。足以涵蓋于一切。而偶然適逢其會。舉而措之。故能乘時利用。自致于不朽。而固有幸有不幸焉。則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夫淮陰不得國士之目。武侯不遇三顧之知。與餓莩農夫相距不咫尺耳。留侯鄴侯。投之所向。而自然符契。不可謂非天也。而賈生治安之策。宣公奏議之陳。賈讓言治河。江統論徙戎。皆不得施之于用。是豈其闇于識哉。亦其時則然也。且天下固有無用之用者。如管甯郭泰孫登陶潛之流是也。彼其初心。非徒自適其適。而無意于人世者。出處之故。蓋難言之。昔孔子周流。心未嘗一日忘天下。而其自許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傳食諸侯。不以為泰。而其語人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聖賢之抱負。可包乎今古。而不能與天地爭治亂之權。浮海居夷。其不得已之苦心為何如耶。况乎矯矯自好之士。自揣其致主安民之術。萬不逮孔孟氏。而顧虛與委蛇。與人俯仰。徒喪其守而無濟于物。徒貽後之識者誚讓之資。

吾知其必有所擇矣。于是遯世不悔。令天下後世。知為士之重。不可以位槩。不可以勢奪。而世之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者。猶可惕然而知所警愧也。然東漢士高節義。而遂生清流之禍。北宋道分洛蜀。而致醸黨錮之機。至于東林幾復。遂制朝權。君子自為務異。而小人從而媒孽之。為一網打盡之計。其害乃及于國家。尤不可以不慎也。然則一龍一蛇之道。莫如用晦。和光同塵。知白守雌。非夫人之本心然也。今力不能如卜式之助邊。復不能如士雅之擊楫。亦惟順時履正。聊以卒歲而已。若夫昏夜乞憐。以僥倖于苟進。捫心自問。或不至此。足下亦或諒之耳。因來書切至。故畧申其所見如此。希教而正之為幸。兒子學業未成。勉強逐隊觀光。點額而退。令其自愧耳。其與尊世兄誠不可以道里計也。玆因劉厚田漕使之便。率函佈候。顧珍重不宣。

梁谿詩冢圖詠跋

丁巳歲。余至自胥門。友人方臺山陸鐵簫為余言。無錫顧晴沙先生選刻梁谿詩鈔。既竟。賈生素齋拾其餘為詩冢于九龍山之麓。一時名流咸往會葬。屬余文紀之。余方息影北還。未有以應。僅為詩送賈生。其稿亦隨軼。越六年。賈生至京師。過余知恥齋。以詩冢圖詠全集見示。剪燭卒讀。歎其用心之摯。宜諸君子津津樂道之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也。余因是有感焉。人心一小天地也。大者經天緯地。條德敦仁。樹勳猷。

彌陷缺。為千古不朽之人。尚矣。次之著書立論。闡明理要。力求為有用之言。以上承既往。下垂之無窮。是皆非可襲取而僞為也。至于陶寫性情。吟風弄月。鏤模品彙。藻繢山川。文人之境遇不一。故言之欣戚頻異。其間矢口成音。騁妍接秘。撫時感事。寫物攄懷。興觀羣怨之旨。實在於斯。顧伊古來詞客騷人。無慮萬數。美斯愛。愛斯傳。不過千百中之什一耳。其光燄萬丈。江河萬古者。雖總家讎手。不得而拉摧抑滅之。此天地之心之即在人心也。執選政者。如法司然。得其情而已矣。因其可傳者傳之。非厚於此而薄於彼也。其權衡之允。去取之嚴。即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憾之意也。今晴沙先生甄詩而登之梨棗。勢不得不删繁而屏纖。貫生收其遺。以運之太虛。意或在乎用晦以全名。一以永其傳。一以悲其志。若是者。皆不忍人之心也。體天地之心。復存法外之仁。質諸九原。信可無恨矣。夫其所必存者。乃其所自得也。其碌碌無奇不可必其存者。乃纍纍然而歸之于冢。天下之為詩若文而待冢者。吾不知其幾千萬億。操觚家倘不以是冢為足恃。其庶幾有惕然汗。奮然起者乎。爰書之以質貫生。亦以自鑒也。

遊上方山記

太行為天下之脊。起晉之澤潞。南趨宋衛。西走中條。東北盡乎居庸。綿綿延延亘數

千里。山隨地易名。而鬱勃雄秀之氣。獨會于京師。所謂西山者是也。其附畿輔稱名勝者。莫著于大小房山。上方山則又房山之最勝者也。癸亥秋八月。休沐之暇。余與同志曹給諫定軒。法洗馬梧門。張通政雨舟。何太守蘭石。郭考功可亭。趙舍人衆庵。朱山人野雲。及定軒子文學澤香九人者往游。度桑乾。而西而北。樹色山光。引人入勝。灑灑然。如脫靮之驥。脫鞲之鷹也。至次樓邨。宿劉文學潛夫之懷德草堂。距山尚一舍。越晨問道所繇。徐進士竹厓。閻孝廉致堂。及潛夫之叔炳文。皆願往。又益四人焉。驅車至孤山口。舍車而騎。時黍稷方刈。蕎麥初花。錦繡參差。一重一掩。問天開寺遺址。僅一碑露立麥田中。勒薛禪曲律皇帝旨二通。末紀虎兒年月日。蓋元延祐三年丙寅歲。宮中賜田券也。絕數澗。馬蹄鏘亂石中。山勢忽陡。矗若路幾盡。則接待庵在焉。仰山巔有圻劃處。露天光一綫。僧云由此中可達。羣相顧駭歎。以為天闢異區也。啜茗罷。又舍騎而徒。沿枯澗行。身雖兩崖間。石或立或臥。皆危磴。無紆步矣。有嶺曰發汗。尤險巇。一步一喘息。五步一坐。顧後來人面。青頳黝白無正色。得數武坦夷處。曰歡喜臺。臺故久廢。不可名其處。西望冠幾墮。行一山如駝峯突出霄半。竹厓曰。此摘星陀。乃上方絕頂也。又從萬木叢中。指示數楹。綴懸厓若巢栖然。是為百步雲梯。屈曲低昂。又二里許。乃至梯。梯左壓千尺巖。右臨千仞谷。仰視概戰栗。舊列石柱

繯鐵鎖。行者挽之以升。碑誌明司禮監馮保所置。盤折歷三百餘級。級劇容半趾。汗溢筋弛。惴惴然慮後者之難乎繼也。級盡即上方寺。老僧瀹茗出黃精餉客。息乃定。撫垣檻下瞰。心轉惕。但見石漫漫如白沙。即頃所來徑也。折而西北。過欵龍橋。石檻若鐵色。蓋山氣蘊蒸使然。漸進抵山門。大書兜率禪林字。松檜陰翳。寂無人聲。蒼翠中。山寺錯落如置棋。日已曛。次文殊院。視前所望若駝峯者。乃在殿角。飲食坐息若與之俱也。詰朝出院後。老圃雜花草木。不可識。往往如南中海棠。則隨處有之。令人想見花時色香風味之佳。一垂絲楊柳。拂拂出松柏間。綠陰下覆觀音閣。其下有泉。汩汩涓涓。則大士楊枝水也。出殿門。古柏數株。皆蒼蔚。內有古藤穿柏腹而生。肌理相連屬。而枝葉各異。藤身視柏三之一。土人目為寄生蒲萄。東過兜率寺。寺居山正中。為七十二寺總滙處。羣山拱之若大環。殿後壁書佛說四十二章經。筆法頗嫵勁。題為馮保書。保固不以書名。想當時託迹宦門以邀顯達者。不知出誰氏之手也。南出獅子崖。望龍虎峪古松。黛色參天。聞往時有議採為內殿棟梁者。以道險難運致得全。山中人呼為松王。左探望泉。沸若珠。掬飲劇清洌。毛骨為爽。右為一斗泉。相傳華嚴師卓錫時。龍先宅於茲。師擻驅之。龍盡吸山泉以逃。師飛杖落其尾。有水一斗。泉以此得名。泉嵌石屋中。其上為斗泉巖。高數十仞。廣倍之。簷突出數丈許。空洞受

天光。柏松承石罅。時露根而下垂。若瘦虬之舞雲際。石附壁隱起。有若芝者。若釋筍者。若孕蓮者。若蜂房燕壘者。若古豢貓者。若丈六法身者。皆鍾乳凝成。千態萬狀。倣詭離奇。疑真仙之所宅。余屐齒半東南名勝中。罕見其比。僧又言每盛夏時雨集。巖溜注石澗。如水晶簾。微風颭之。作笙竽巢和之音。故又名水簾洞。流連久之。差不悔其來。已去。輒回顧。稍南。忽見丹崖翠壁。窈窱岭岈。出于斷壑之間。草樹穴石而出。多茂蔭。又一天然屏障也。南為尊聖殿。殿後有石如砥。小如虎邱千人石。亦可容數十人。人坐其上。笑語聲出前巖。高下長短唯肖。作燕晉吳楚語亦各肖。試之他處則否。蓋對面為斗泉巖。巖虛受聲。故響輒應。同遊者以為與山靈對語。取同聲相應之義。目為聲應石。不妄也。少焉白雲起南山。蓬蓬冉冉。越摘星陀。陀漸隱。繞嶺而北。綿綿如彈絮。逼人衣袂。不可以久留。乃由曲徑達普賢院。坐階石玩菊。亦不問老僧為誰。下此度紅橋。忽聞夾澗作雨聲。又如瓶笙聲。循聲求之。乃石上泉也。泉有二源。分流兩壑中。皆會于茲。過此則伏流不復見矣。晨餐後。西出聽松橋。至觀音殿。門外有老梅一叢。壁間有山水畫。為南宋人龔開筆。開山水師二米。茲畫獨用金碧鉤勒。有大李將軍之遺風焉。時野雲山人方倡為摘星之遊。行者居者各半。小沙彌為導。披灌莽。攀危厓。略有樵徑。草茸茸封之。諦視乃敢步。不二里雨作。有自崖返者。及閻王嶺。

雨益甚。行益寒。適時至半山為小摘星。導者曰。從此上不三里。徑無岐不需導也。乃捭袂而登野雲。口中作邪許聲。助氣力。險乃適于前。石枳足硜硜有聲。于是或壁行。或猱行。蟻行。蛇蚹行。胸腹峯倚石角。每至奇秀處。輒舉頭長嘯。神為之王。過此則鐵鎖崖。益峻削。巨木梯之。鐵絙引之。大抵亦司禮監所置。遊者倚為性命。頃之雨少息。雲縱橫作態。前行者隔數武皆不見。獨坐崖石上。四顧無人。飄飄乎有憑虛御風翱翔塵表之意。因憶昌黎登太華縋書為訣。王元仲遊蓮峯起烟為信。論者以為好奇之癖。余謂不奇不好。不癖不奇。山川之奇。必有與吾心相符契者。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已而笑語聲落霄漢。始疑為靈異。繼乃知為同行者先至。鳴躁從之。雲水滿襟袖。山勢亦逐步換形。更折而南。若無所位置手足者。從者大呼曰。至矣至矣。則見先登者數人。箕坐于廟檻。心乃慰。氣噓噓與雲縷相盪漾。視山半樹如蓮瓣。四方上下。靈氣往來。古所云呼吸通帝座者。今乃身親之也耶。陀巔方廣不十尋。廟三楹以石為瓦。額書峨極二字。為顯親王題。舊有僧居之。罰瓔樽下。汲甃于虎。今所存惟黔突及水甃瓦器數事而已。陀無多草木。前有一榆一棗。枝葉四布。拔有古柏與歧。如交肘坐石次。皆高不及丈餘。蓋由罡風震盪。土膏不厭。歲久拳曲。別饒古貌耳。向南有石几。置鐵香爐一。花瓶燭奴各二。惟瓶缺其一。或以為羽流齋星之具。燕薊人謂

摘為喬。故陀以喬星名。然不及手摘星辰之說之為雅。俛而天光下逼。俛仰混茫。僅階前咫尺地。數人者尚半雲中。如游魚之唫喁水中而不見水也。同人出鐵疊磨階石。雲液所融。津津如露澤。乃題名廟壁。曠然有雲海盪我心胸之歎。俄而風迴雲捲。旁漏曦光。紺碧陸離。陰陽捭闔。烟螺翠髻。挺立峯巒。麥畦菜町。望若無際。乃覺人世間浮沈變態。于此境可覩其會通焉。循舊徑而下。草樹露濡。步步作蹭蹬想。視登時難且倍。野雲謂宜以坐代步。乃以掌據地蹲跋下移。如尺蠖之屈伸者然。蓋又以尻行矣。還過小摘星。僧雛偃卧方覺。引手西指云。此為雲水洞。道滌水滿不可入。惟悵望太息而已。更下二小陀。駢立俯峙。為摘星之別派。于又生孫。故風度略相彷。然無路可通。終古罕有登焉者。歸而小飲。酒力出雨踝間。復冒雨尋華嚴洞。以杖扣石鐘石鼓。淵淵有太古音。坐洞口。聽雨聲淅淅。視登陀時意氣彌暢。若餘勇可賈也。翌日下山。復過懷德草堂。主人治具軟腳。兼引觀前後院山石。竅透玲瓏。多太湖靈璧之秀。謂得之江村高氏園。余聞金元時輦致趙宋艮岳石。多委棄于道周。此其是耶。聞村西五十里。有西峪寺。亦曰雲居。為涿鹿北一古刹。遂往觀焉。至則梵院清潭。佛貌莊嚴。顧僧無可語者。惟客寮翠竹清泉。娟娟靜好。寺後有石浮屠。四角置石幢刻銘。為唐人梁高望甯思道王利貞王大悅所書。猶有顏褚遺則。其別院亦有唐碑。縱橫

在汙瀦中。不可逼視矣。舍而東行五里許。為石經山。又曰白帶。即所謂小西天也。其上有五井七洞之勝。井即地鑿完石如巨甕。深廣各丈餘。湛溢不知所自出。冬不冰夏不涸也。洞貯梵經石刻十二部。計千餘版。自隋僧靜琬創之。歷遼金工乃既意以佛法歷劫後。經猶藉此石以傳。畸士銳行。令人慨想。洞門錮以鐵。無敢啟。惟穴石零落。版角字有漫滅者。則游人手澤摩挲之所致。明邑令某強啟之。版溢不可復位置。乃別闢一小洞度之。董思翁題為寶藏洞。寺當層巖間。布置疏朗如村落。下洞二。上洞五。惟雷音洞最鉅。今曰聲輸洞。不封錮。方廣各五十步。四壁嵌法華經石碣。計百四十六方。滑淨如綠玉。書亦遒韻。非苟作。中踞佛座。旁挺四楹。皆就洞石琢成。外有露臺可眺遠。廊間石碣林立。為游人好事者所題名。詢其姓氏。百無一二知者。可悲也。抑可畏也。傍崖立銅佛像。金粉剝落。進東有石亭。又有洞曰大龍。可通山巔。今鍵不能據洞口。或言洞故有異。設此拒游者云。山上有五臺。臺置白石小塔。刻梵偈。為唐金仙公主筆。當元明時。寺稱大盛。內官修之。水部董之。攻木攻石。不知幾何時。碑碣可考也。今守寺僅有一僧。香烟闃寂。棟宇飄零。梵刹之盛衰。故有數存乎其間耶。問所謂仙題草者。僧與野人皆不知。翌日別主人。言旋便道游戒臺檀柘。再宿而歸。二寺余所曾游。別有記不具錄。茲游也竭數日之力。繭足汗相。不可謂不勞。然此數

日中。悅心快耳娛目之境。不一而足。且足以供無盡時夢寐想像之趣。亦不可謂不逆。同人各有詩。余為之記。欲令後之游茲山者。知吾輩曠遠綿邈之懷。得乎山而不僅在乎山也。

登太華山記

嘉慶甲子秋七月。余奉　命典試秦中。道出平陽。極目西望。有山焉。磊磊落落。出沒乎烟雲浩渺之中者。心知其為華山也。閱數日。絕黃流。渡潼關。距華不四十里。循鳳凰山南麓。而北而西。峯帷肆覽。目與神謀。及華陰。而三峯靈爽。仙掌高招。靈氣之往來。乃綿結于予懷而不能去。比至西安。數數問華山之勝。人無能言者。試事蕆。言于方葆巖中丞。中丞言經華者數矣。有登覽之志。而羈于官。弗克果願。未知何日遂言已。愀然。時九月陰雨綿旬。十七日北還。泙潦尚尺許。閱二日過華州。日影穴雲出山光承睫。乃與芝齡太史約同宿玉泉院。夜坐山蓀亭。聽泉聲疑雨。乃為文禱嶽神。乞二日晴。期以登。而華陰令何君適來。余問道。何有難色。言數十年來宦此土者。惟畢弇山先生一至巔。戰栗不能下。前邑令某飲之酒如醉。裹以繒氈。乃徐徐縋下。復以藥蘇之。其事與昌黎投書絕相類。余亦有戒心。姑諾至青柯坪。量其力之能否而休焉。何退語人曰。是必無至理。憊矣。行自返。越晨。紅日滿窗棂。大喜過望。急起促僮僕

願行者三人。芝齡亦欣然。各昇山與僕數人左右縋引進。道出張超谷。崖氣𣽽然。夾岍石壁如鐵。㩗泉淙淙不絕響。里許則下而步。縱橫出亂石堆中。已得少夷地。又昇行。如是者數。至五里闗。道者出肅客。茗罷又行。行率由㵎中。遇怪石梗道。遂無逕。人穿石腹中行。縋與出石背。乃得度。又二里許。見懸崖鐫擘窠字曰上方。與者言真仙蜕骨處。往有鎖可攀。今鎖絕。又有厲禁。無復至者。蓋希夷峽也。又言有唐公主飛昇處。亦無路。稍折而南。為婆羅坪。舊有祠久圮。惟門横鐵拔棿一。望所來徑渺不知何處。又前過道院。出所攜餅酒。與芝齡各盡壹甌而去。道中瀑布落危崖間。聲色俱佳。過此以上。泉亦不復見矣。又數里。為十八盤。螺旋上。頂與踵摩石壁間。往往有字漫滅。不可辨。亦不暇辨。日晷已正。賈勇而前。見數樹懸落出雲端。至則青柯坪也。坪方廣數十笏。山行此最坦。躡石橋東。道院十許楹。入少憩。視酒𦉪罄矣。邑令先人置餅餌為犒歸計。食少許。出撥院中見西峯全壁如天然屏幅。一望無垠。妥貼蒼茫。光芒萬丈。排徊間冠幾墜。適南有白凹處。則辛酉歲大雨墜石一片。土人言當墜時。聲震數百里。道者焚香鳴鐘鼓誦經乃已。余聞之。壯氣為懾。而遊志轉堅矣。問與夫已歸。倚杖行數百步。圍石卓道。周題曰回心石。沿緣過此。隔溪見崖壁鐫當思父母四字。字各丈許。咄咄動心目。此乃攀鐵鎖初程也。鎖卧于石。試緣之。琅琅然有宮徵音。面

壁行。率以鎖為命。左手持鎖定移右武。右手持鎖定移左武。無敢譁。鎖左轉則面左。鎖右轉則面右。皆隨山轉移。惟有高無下耳。折而東。氿泉出石罅。漫溢逕閒。幸石澗而㠥礧能留足。一失足落千丈澗矣。得稍可駐足處。一仰視。見層崖劃開。逗天光一綫。有磴如梯。凡二百餘級。人蟻遊其中。或級一坐。或三數級一坐。及十級未有不坐者。計五六十坐。乃達。是為千尺嶂。實不第千尺也。逦而北。又一崖斜出。如隥筐之半。仰不見天日。磴略如嶂而峻。磴不及足者。因石隘處橫短彴。兩肘恒支壁穴。壁銜容指尖。指駢引以鐵杙。率不敢下顧。顧輒股栗。是為百尺峽。實不第百尺也。峽盡為天門。有石方丈可佇眺。或名曰雲臺石。又東北行。宛轉出二仙橋。踰龍背石小坐。俯瞷巖。眺山外諸郡邑。歷歷可數。徑雖迂。是皆可杖行者。稍東有鐵猢猻。疾首蹙額。坐石淋上。曰猿見愁。又有山如車軨。人跰躃及軨腹。趣闇出。曰車箱谷。是皆可捫壁行者。俛而峯迴路轉。曠若無涯。懸霤中分。嶄然而下。其直中繩墨。若晦之新出于䂓。高且逾千尺。是為老君犁溝。按華山不以伯陽顯。大約山溜湍急。久而成蹊。從人附會之。以為犁溝也。或又謂老君超凡之地。脫離塵垢。故名義似馴。而實鄙矣。溝勢益陡削。始而援鎖就磴。繼乃一步一匍伏。翹首前行者。或若猱升。若蚓蟠。若蝸綴于壁而不可脫。稍眩視。身惝怳不自適。若將墜然。其實則危坐磴上耳。磴盡得平阜。可展坐。有

黃冠長揖請曰此去北峯數十武曷少駐以觀之喜歷坡陀數重乃至所謂雲臺峯也祠穴奉神龕依山而屋高可眺遠喘定題名祠壁出循嶺而南而東有崖上峻下削行者右耳著崖若壁聽曰擦耳崖又過閻王碥閻王峽皆蝌行又西曰鐵牛峽又南為日月崖崖如垣旁有赤白圈高可三十仞鎖立垂鏈石為梯不及寸手與足併力乃得上曰上天梯北折為金天洞金天像居石順儼旒侍從皆具又有洞曰三元宮曰瑤池每歲三月賽神遠人畢集來飲醼于茲無常居故無典祀者踰北則亂石槎枒詰曲而東有石坊曰升嶽御道為漢唐以來封嶽舊蹟自西而南遙見長劍一道光黝然斜倚半霄修數百丈廣僅尺有奇旁兩山夾道相向是時霜氣乍清漫山紅葉青黃相間輝映絢爛而是嶺中出如神龍騰起錦浪間昂首強項勢不可御四顧傍徨知此為必由徑乃躡蹋即之則石脊也如斧鑿峩具磴形欄以石胥鎖于欄欄把者植銅鐵杙顧左右皆千仞壑窅然不見底設遇罡風震蕩雖賁育無所施技是日喜無風鞠躬進五體並用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較巇若峽若溝尤難焉是曰蒼龍嶺水經注所謂搦嶺者是既度嶺有巨石冠嶺端曰龍口又曰通天門老杜詩箭筈通天有一門及昌黎投書處皆在此更上里許穿石洞折而下身倚洞腳反身掾洞巔如鷹隼之下攫突而驚而起也境雖險幸少縮故游者不難之稍進有古松

隱巨石旁。濤聲在樹。石圓而削其半。曰將軍面。松舊有五曰五將軍。今僅存其二矣。又迤北百餘步。則金鎖關在焉。舊名宗土祠。為三峯之麓。三峯如蓮華。至此而蓮瓣始分。羣巒奔赴。環而衛之。登三峯者。于此判途。右出為西峯。左出為南峯。又左則東峯與玉女峯所由道也。時導者引而右。路稍平。腰腳既憊。亦覺不易。又數里平陂不一。境泉涓涓流。不遑搜原委。倏而西峯道人來迓。問峯遠近。曰不三里矣。披而前。過三井。在崖半未能掬飲。詢十丈蓮如船耦。皆愕然。謂五百年一開。又有二十八宿潭。亦不能名其處也。道有坊曰西峯頂。又越數嶺。或坡或陀或坂。皆多石少土。松陰四合。日曛黑。始及西峯院。低徊靈境。心曠神怡。如夢泚泚。不知身與世之何以忽忘也。入南窗坐。松風謖謖然。若奏鈞天。意天閶密邇。神為之肅。道人治具。蔬果餅飥皆精潔。數出院中望月。但見清光一片。在萬峯蒼莽中。院前後固不見月也。探懷中王履遊山記。與芝齡共閱一過。旋亦就寢。道人以高寒。故出架裘為覆足。瞬息間鼾聲雷動矣。辨色興。盥謁斗母宮。韓道人引登蓮花頂。巨石如浮甌。出蓮葉上。名曰肺石。中斷處有斧劈痕。陟其背。北度天橋。觀守身崖。心且慄且喜。徐行松林中。倚松四顧。覺此中別有天地。聞水簾洞在峯腰。不克往。水涸亦無簾。還望有與此峯對峙者。則南峯東峯也。循麓下。坐院東榮。道人出縑素求題。為書聯幅。紀來游歲月。又摹茲山之

性情氣概。書直方大三字。屬道人鐫于巖。既飯。晤張道人。問其年曰六十五。詢山中人。實百歲有奇。微重聽。頳童而鬚鬢晧白。聞其善琴。悤悤行不得一聆。悵然已而同韓道人之南峯。過千尺坂。觀巨靈遺蹟。剛二尺許。跨石梁度。有壑待遶。聞雀聲如果留。劇清越。乃知傳所云青柯坪上無鳥聲者。非篤論也。草露未晞。步步踏松根如天然磴。橫出山腋。突有石屋。西俯而虛其左。屋石如層波演漾。或作雲若芝形。苔蘚紫之。古秀可愛。旁鐫字數行。云是楊椒山詩。及李于鱗題名處。剝蝕不可辨。是為陳希夷避詔巖。側身行。頂與屋齊。急趨而下。乃反在南峯之半。見嶽祠未入。南峯道人先引登仰天池。云此華山絕頂。為落雁峯。故一片石也。平而凹。上有池三。大者五六尺。深不及仞。水淡碧清冷。若不可測。傳有龍潛其中。雖旱不涸。涸則赤地數千里也。席石坐。四望無障礙。河洛渭如指掌。脈絡貫通。日映之。溶溶如銀汞。因憶李青蓮謂此間呼吸之氣。可通帝座。洪荒以來。登于斯。覽于斯者。不知其凡幾也。知難而退。半途而廢者幾人。百年之後。能詳道其姓氏者復幾人哉。古今人心跡。同不同未可知。然能至是巔者。意氣之盛。類必自命不凡。不知其終且同歸于盡。可慨也。峯背有賽華山。氣象亦纍几。少北為三公山。如列鼎。道人指視三公之麓。隱隱一峽。如卧劍直接峯腳。曰。此形家所謂金綫葫蘆也。為華山之脈。又遠指終南秦望太白武功諸山。森

森如兒孫衛立。近指玉柱毛女香鑪白雲諸峯。皆在肘腋間。若拜伏舞蹈白帝之前者。天風凛凛。不可久留。逦下謁岳祠。威儀特壯。蓋即往時鎮岳宮之遺。而重新之者也。北出祖師殿。迤東為南天門。旁有石臺曰聚仙。可瞰南峯背。全真巖在其南。傳為賀老養静所。巖懸下覆。穴壁施銅柱。置板栽容趾。又綴鐵為橋。懸度乃抵崖。朱書三字。在人跡不到處。亦倜詭境也。余時趺坐臺端。望松鬣透石罅。如一縷雲。心慕其奇。憊不能自振。故東峯亦不及上矣。嶽東西南三面皆削成。無階可緣。惟北面鳥道百折而上。俯覽之。其中實窪也。玉女峯隱其中。而實附東峯之背。東峯峻不可下。乃南度細辛坪。由坪東轉。行小石峽中。磴道亦崎嶇。視嶂與峽。此為坦途矣。坐玉女祠門。東峯為之屏。彩虹一片。石辮櫛分。陸離如瓜棱然。聚足升為玉女殿。殿東角即白馬峯頂。石亦如砥。視西峯少殺。廣可萬人坐。問所謂玉女洗頭盆。指石上圓坎為證。徑圍三尺許耳。余環顧石上。如臼者三四。皆可容水數斛。不能定其真贋。然與集仙錄所載峯有五石臼者脗合。稍南有碑焉。相傳下與黄河通。唐元宗曾禱雨投簡于此。殿東有洞。頗湫隘。曰仙人洞。峯東北隅有懸巖夾出。可覽仙掌真形。蓋東峯之西北面也。掌欵斜模糊。黄白黑三色間之。歧出如指。惟拇指刓上下膠。竊意太古來石脂凝成。如洞中人物筍草之類。若指為巨靈所擘。聖績神工。剛鑿萬象。殆有不可以理

國學扶輪社印

測者在耶北。行為出山計。意少紆。道人尾送猶未已。遇險輒左右維持之。至金鎖關而別。尋舊徑下。行下視登較易。瀏目騁覽。如理舊讀書。雅足補益勝概。然騁林者倍以為難。余蓋得力于坐以代步之法也。行行且止。不忍遽去。還至半山。見巖垣上石碣文。雋雅可誦。余偃臥石牀上。屬芝齡錄稾。歸至青柯坪。黃日銜山。暮靄紛集矣。與夫集。舁輿如來時。惟不須引繩。及玉泉院漏二下。見者道無恙。或駭異太息。余唯唯而已。余惟茲嶽居西方之位。秉收成之權。于令為秋。于卦為兌。其于義也為剛為斷。是天地清肅之氣之所聚而鍾也。昔人云。華山如立。余游天下名山多矣。其壁立萬仞絕無依傍者。惟華為然。綜其端方正直之概。率以險見奇。以奇萃秀。人世間委瑣齷齪之狀。良不足語于斯。余以騂征旅人。置身絕頂。獲領茲趣。微嶽之靈不及此。繼自今茲山真面目。宛在胸中。其何以蕩滌佚志。求無愧于清夜者。惟山靈實默鑒之。爰記其所自得者。筆之冊。不厭周詳。俾時時覽之以自警。記作于甲子冬十有一月。脫稾則乙丑正月上元日也。芝齡太史者。李姓宗昉其名。淮安山陽人。又有山陰人廵檢馮浩者從。宜並書。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四十七

吳蔚光字愍甫號竹橋江蘇昭文人乾隆庚子進士由庶吉士官戶部主事有素修堂文集

原幽 一
鬼神論 一
貴立一首贈席生子侃 二
書鄒忠介公手書趙文毅公傳後 三
湖田書屋圖記 三

張瀾貞字作霖號竹村江蘇華亭人諸生著有適來子

天下篇 五
論相篇 五
治身篇 六
人心篇 六
至美篇 七
真心篇 七

知命篇 八

王宗炎 字以除浙江蕭山人乾隆庚子進士有晚聞居士集

爾雅新義敘 十

湘湖攷略敘 十

方氏族譜敘 十一

耕饁圖記 十二

張鑑奔家傳 十三

孫思齋家傳 十四

羅貞婦家傳 十五

孫楓培墓誌銘 十五

王次璪墓表 十六

趙懷玉 字億孫號味辛江蘇武進人乾隆庚子召試舉人官青州府同知有亦有生齋集

碧血錄序 十八

孟鄰堂文鈔序 十八

東甯宦蹟圖序 十九

遊兩尖山記　二十
帶草軒記　二十
故武進縣知縣孫公祠堂碑　二十一
故甘肅會甯縣知縣楊君家傳　二十二
山西交城縣知縣莊君別傳　二十三
李氏三忠合傳　二十四
書袁烈婦死事　二十五
直隸威縣知縣丁君墓誌銘　二十六
福建鳳山縣知縣湯君墓表　二十七

原幽

吴蔚光

先王之治天下也。明有禮樂。而幽有鬼神。明陽也。幽陰也。禮陰也。樂陽也。明之陰陽也。鬼陰也。神陽也。幽之陰陽也。仙佛者。亦幽陰之氣而已矣。蓋陽氣剛而舒。陰氣柔而斂。人物各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氣魂而形魄。晝夜一小夢也。生死一大夢也。寐則魂與魄離。覺則魂與魄合。生則魂與魄合。死則魂與魄離。形無不散者也。是故金有時而寒。石有時而泐。形之所以散者。仍反而歸於氣耳。反而歸於氣。則得氣之正者。生而為正人。死而為正神。自古之忠臣義士烈女節婦。其精英靈爽。所以塞宇宙貫日月者。何莫非此陽剛之氣。流而不息也哉。鬼則陰之氣也。死而反者其正也。其不正者。乃變而為祅祟怪魅百厲。然而祅祟怪魅百厲不敢近正神。不敢近正人。陽足以制陰也。況乎鬼與祅祟怪魅百厲。有時而興。有時而滅。神則久而不滅。不滅者。其氣不滅。滅者其氣滅矣。幽陰之氣。有能不滅者。於是乎仙與佛出焉。仙與佛之功。主靜主退主藏主閉。靜退藏閉之至。極其氣亦可以不滅。而其形或可以不散。神則不然。其氣雖流而不息。其形乃必無不散。形陰而氣陽也。天地未分。但有氣。天地既分。始有形。形之既生。變化屈信而不窮。故三代以後。仙佛寖興。仙佛能斂守陰之正氣

者也同於鬼而異於神以二氣言則鬼仙佛皆陰之氣神獨陽之氣以一氣言則鬼神仙佛皆氣天地之間不特有神非無鬼非無仙非無佛非無祅祟怪魅百厲神如端人鬼如庸人仙佛如畸人祅祟怪魅百厲如邪人鬼祅祟怪魅百厲有時而興仙佛亦有時而興鬼祅祟怪魅百厲有時而滅仙佛亦必有時而滅神之獨不滅者陽氣也剛氣也天之氣也雖萬世可知也

鬼神論

天陽主氣而形即氣以見地陰主形而氣因形以行暑陽也寒陰也暘陽也雨陰也晝陽也夜陰也陰陽訢合而人得氣以成形有人斯有鬼神矣人者氣之聚而散者也鬼神者氣之散而聚者也就一人言則動者陽之氣靜者陰之氣就人人言則男者陽之氣女者陰之氣得氣之清者爲君子陽之氣得氣之濁者爲小人陰之氣就人與鬼神言則人者陽之氣鬼神者陰之氣就鬼神言則神者陽之氣鬼者陰之氣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祭義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中庸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所以言鬼神之情狀者其至矣乎蓋氣不息者也形有歸者也形氣合而人存形氣離而人亡鬼神則氣而已矣無形也是故不滯於有不淪於無以爲有則天地中無一鬼神以爲無則天地中

無一無鬼神。鬼神之形。由人心生也。先王知其然也。而設為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以愚民。蓋以通幽明之故。達死生之原。禮樂備而百官序。陰陽和而萬物得。及於政教淩夷。姦回昏亂。干刑法而不恥。棄德禮而不羞。而惴惴然惟恐神之譴其魄也。鬼之奪其鑒也。務求所以媚之煬之禳之者。典祀衰。邪教熾。而釋氏果報輪迴之說。乘其端以入。浸淫漫衍而不可遏。夫德由人修。祥亦由人致。孽由人作。妖亦由人興。天之道也。非鬼神之為也。鬼神者。氣之不息者也。其形由人心生焉。日之所慮。夜則成夢。覺而求之。則虛矣。耳之所駭。目則成影。即而視之。則非矣。鬼神猶是也。君子生於敬心。以其至誠與鬼神接。而鬼神之德顯。小人生於懼心。以其作偽與鬼神交。而鬼神之義晦。

貴立一首贈席生子侃

古之學者。未有不貴於能立也。立者體也。體立而后用行。故孔子曰。三十而立。曰修身則道立。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然而立豈易言哉。立在於行。不在於言。有此事之能立。移之彼事而不能矣。有此時之能立。遲之他時而不能矣。易之恒以立不易方教人。吾則謂立之道。非親君子而遠小人。斷乎不能。夫親君子遠小人。斯語也。人皆知之。而不知君子之難親也。君子嚴正

公方德業則相勸過失則相規勸之規之之或數其終必反至於疏彼小人者其心甚險其術甚詭其言甚甘其色甚諛其貌甚慇吾苟不能洞其偽而燭其詐以推而遠之鮮不為小人之所牽引者既為小人之所牽引必進而為小人之所籠制既為小人之所籠制必進而為小人之所驅使既為小人之所驅使必進而為小人之所狎侮於是與小人日益親與君子日益遠雖欲復立又焉得立天下嘗有一朝之眚而貽終身之悔者微之不豫防漸之不豫杜也豫則立也立於禮者即杜漸防微親君子而遠小人之道也君子與小人勢必相反親與遠理必相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君子也小人必僭禮倍禮違禮蔑禮棄禮是故不知禮無以立也禮統大小包上下該遠近吾事事以禮自立吾時時以禮自立彼僭禮倍禮違禮蔑禮棄禮之小人吾始能知之能知之矣務能遠之遠之則小人必怨而吾任其怨也不為情惑不為利誘不為威屈斯可與立者矣知止有定立也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立也樹德務滋立也思無邪立也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立也習先立乎大者也至於能立則處富貴貧賤患難而無入不自得然後隨時濟之以權而用亦無不宜此聖人神而明之化而裁之之極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安安而能遷也若其先未有不貴乎立者也席生子侃庶幾有志於立之士乎吾愛之重之為文贈之

以勉其立之恆。且以諷夫知有立而不能者焉。

書鄒忠介公手書趙文毅公傳後

有明三百年。吾邑之以文章忠節著聞於天下者多人。而趙文毅蔣忠烈顧裕愍瞿忠宣四公為尤著。聞蔣顧瞿之子孫。今已淩夷寖微矣。獨趙氏蕃盛稱勿替。子梁秀才。文毅七世孫也。清俊工詩辭。其配屈夫人。復才而賢。壬戌冬。俾覩是傳。作而歎曰。是與史相輔而行者也。史成於後代。體必雅純。傳作於同時。事較詳悉。江陵奪情。論者每因其相業。曲為推原。忠介特載其疏而燬贊之言。則不特面目如生。抑且肺肝如見矣。一也。作非其人。傳不足據。阿私溢美。如今世行述墓碑郡縣志之類。大率欲欺世以盜名而已。忠介從胡直遊。即有志聖學。得王陽明之傳。當文毅疏劾奪情時。方以五年進士觀政刑部。趙吳廷杖甫畢。其疏旋入。亦杖八十。謫戍都勻衛。與艾穆沈思孝五君子直聲震寰海。是傳作於三十年。忠介正家食未起。故追叙前事。目擊心傷。語尤痛切。而文毅亦尚未加贈予謚。二也。孫子於其先祖。雖一器一物。猶且寶而藏焉。矧以忠介而為文毅之傳乎。忠介為之。而又手書之乎。謂之家乘。庶幾無愧。謂之家珍。庶幾無愧。三也。且夫忠節者。士大夫之骨幹。而國家之命脈也。文章者。士大夫之精神。而天地之元氣也。自古以來。漢唐宋明四朝之喪亂。莫不階於朋黨。朋黨者。

所借以傾軋陷害之名。蓋小人心至險至毒。至奸至巧至很。若非此不能以禁錮君子。為一網打盡計也。而士大夫之骨幹由此摧。國家之命脈由此傷。然摧尚可以終伸。傷竟不可以復救。豈不痛哉。明之黨禍。訖於東林。實始於文毅抗辯求去之日。余閱明史。復讀此傳。及忠介書後。益歎精神元氣沒世長存。不禁為之發憤激昂。咨嗟太息而不勝。其在于梁更當何如也。

湖田書屋圖記

出西門。望見湖田在水中央。竹樹離披。瑟如也。皺如也。度程家橋。迤而南行阡術中。數里始至。邑故有東西二湖。西湖一曰照山湖。或曰尚父湖。尚父避居東海時釣此湖。水蜿澶作游龍狀。田若頷下繫珠然。土名湖田。湖田人不下百餘戶。其丁男多務耕春。婦女操紝汲。童稚以牧以饟。無游民也。田稍庳。然易溉。倍圩以捍水。稻麥歲率一熟。隙地宜種桑柘。植桃梅。藪瓜壺韭茄之品不數計。無曠土也。而又有牛羊狗彘之字。有雞鴨雉鶩之餼。有魚鱉蝦蝌蚌蛤之給。有菱芡菰藕葭茭萑葦之採。食節事時。咸安其居。詩云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其在是與。使得田百畮。圃三十步。宅八九廛。圖書萬軸。舟二丈。酒五斗。滑醬齏鹽各甕。几榻簾席筆硯壺尊杵臼耒耜網罟六七十器。門前蔭榆柳。屋後羅蔬果。可以養老親。可以畜妻孥。可以課臧獲。饋祀具豐潔之

羞嫁娶斤嗇靡之用，鄉鄰鮮賦稅之急，臘腆競祈賽之醜，人生至樂畢矣。且其地負虞山面湖，去城郭非遠，吾託跡焉。以時俯仰，則商巫咸之遺烈，周仲雍之高義，暨夫太公之韜略，子游之文學，如將遇之。而慧車仙人者流，或亦來往其間，然都不可得抑又聞之，古君子達則善世以行其道，窮則修身以成吾名。名者忌之的也；道者毀之叢也。余幸生無事，沐太平之休化，誦先哲之格言。法孔子不慍之訓，守老氏不殆之戒。槃阿寤歌，衡門棲遲，悠哉游哉，聊以卒歲，何必是？客曰：然則子圖不已贅乎？曰唯。夫盈天地間物皆贅也。知其贅，去之若浼，釋氏虛無之解，乃以興也。知其贅為之恐後，聖人篤信之學，所以至也。斯贅也，亦從子志而已。若夫依茂樹，鏡海流，遵平原眺高陵，獨遊舫，弋飛鳧，說仁智之樂，謀作息之安，棄軒冕而與首戴萌蒲身衣襏襫者處，余之願也。姑以俟諸異日。

天下篇

張澍貞

天下有自然。自然者至人之所遊也。至人遊乎自然。故天下之物舉莫之傷。人心之賊生於意。意生則陰陽乘之。出入阸之。於是乎身始危。危而不寧。而心疾作焉。內想大火久覺熱。內想大水久覺寒。聖人之有心也。如圜之轉。故想無所駐。想之所不能駐者。神之所以行也。內想不出。外緣不入。凡人中夜聞聲。意之則風也。否則鼠也。不然則鬼也。輾轉反側。不復能寐。掩耳蒙被。則寢自安。故想宜絕也。想也者。心从相也。心無有相者。於物則想生。想生則相生。相生則為吾賊者紛然雜出。終身畏其為吾。而性不可得而見矣。古之治性者。不以外物亂其心。有而不知也。知而不攖也。形者借也。飲食居處又借之借也。知其借而安之。義也。知其乘乎借而無心遊之。道也。夫我與人相爭。我即是。我亦非也。不如兩盡而循於道。我與我相爭。我執是以拒爭我之我。我愈非也。不如兩忘而安於道。道者自然之謂也。無之非道。亦無之非自然也。無之非自然。則遊乎富貴貧賤患難死生之際而無迹。古之至人。包六合之精以育羣生。而未嘗有所思也。未嘗有所為也。無不思也。無不為也。故其心不桎而能通。心之桎梏者。神喪其居。聖人之為心也。神遊其府。思聲色者。鐘鼓之聲。元黃之色。若撣乎眎聽矣。思酒食者。麴蘗之氣。肥甘之味。若哹乎口舌矣。其於天下之物也皆然。終

身容然而不之省。安能無動於生死乎。古之至人。不以生死亂其心。生死且不足以亂。而況於貧賤患難乎。野人晝作露宿。可謂勞矣。而賊風不得而中之者。耕穡外更無事。其神恬也。富貴之人。重裘夏屋。而身已疲者。其所為想者非妄也。想成因。因成習。習成癖。故曰大愚不靈。鄭之人夜半而雞生卵。妄謂其夫曰。吾與若貧甚。日者雞乳卵而設得鶴。豈不足以療貧乎。其夫曰然。已而屢伺其卵。則皆雞也。夫雞無產鶴之理。而人心有乳鶴之思。甚矣鄭人之妄也。積想則妄。絕想則真。常生真。常生則合自然。

論相篇

今日之吾。異於前日。今年之吾。異於前年。貌之變也。而盛衰見焉。老壯者。盛衰之因也。人之生囿於氣。寒暑之遞也。陰陽之互也。涼之與燠。晝夜之關。頓為變易。而人老矣。若夫真吾之遊於道德者則不然。遊於道德者。貌不必不癯。而神加腴。色不必不皺。而氣加充。自然者。處乎萬物之中。而得其和。夫是之謂真人。平生故人。十年去國。其反也遇諸塗。熟視審諦。貌易矣。而神氣猶故也。而況於真人之自處者乎。巨魚赴大壑。體相稱也。有所託矣。意又加愛焉。豈非立於無窮者乎。無窮者。聖人之所處也。聖人不以所知易其所不知。不以所能易其所不能。其天全也。天全則神王。神王則吾

貴。且夫聖人不能外乎世以自居。世故之相攖也。譬若乘車然。乘車者常患傾。故君子既乘其安。復乘其危。知其危乃得保其安。而於是乎處乎犖确滸淳。而有安和之色。虧其形。虧其所以形。虧其精。虧其所以精。形精不虧。相幾乎全。病熱者則面赤。病寒者則膚粟起。兩人更相遇也。更相怪也。其病一而已矣。其有超乎寒熱之外者。則異焉。聖人治心無隙。治身無失。治神無昏。治貌無憒。遊於無迹而相幾乎全。古之人其知有所處乎。有知者。有處知者。處知必於至精之域。不然。其以黍為稷乎。以玉為石乎。道不可輕。德不可名。全其道德而不以物傷。是聖人之行也。用馬易。用羊難。馬齕草飲水。而行則盡力。雖有很羊。莫策其行也。去馬之踶。去羊之跳。則幾於自然之道。道者天下之所莫由相也夫。

治身篇

相地為堂。地雖陋可也。地衺。則堂弗能搆以立。君子之治身也。譬猶治堂然。生之所由以託也。性命之所由以正也。君子其慎於所託乎。託身於商賈者。則得利。託身於詩書者。則得仁義。託身於道德者。則得自然。今之徇名者何知焉。自晨達暮。惘惘焉若失。草草焉若嬰之乳。若狙之求芧也。好色者斃於色。好酒者斃於酒。好名者斃於名。肌皴精銷而不悔者。溺故也。不溺則明。故其自謀也固。自謀固。故其身大治。投骨

於地羣蟻力不能取者。則累土以覆之。而後就食焉。絀於力者。必生其智也。治身而無智。曾羣蟻之不若也。夫以詩書教子。而其子好劍。父必怪之。夜半賊至。而挺劍以出。則父亦喜。何者。用得其宜也。以仁治身者身不殘。以義治身者身不戾。以禮治身者身不邪。以信治身者身不僞。身不僞者。無信之名者也。身不邪者。無禮之名者也。身不戾者。無義之名者也。身不殘者。無仁之名者也。忘乎名。得其實。忘乎身。得其道。道無不及者也。求之者其必有所不及者乎。鼓琴者弦緩則弛。弦急則絕。道猶是也。古之真人。不樂生。亦不畏死。生死不入乎其中。而身可得而治矣。故執身治身。神者先傷也。忘身治身。天者必全也。全天者不恡。守道者不名。商人載貨於舟。夜半盜必擇其多者而取焉。夫商人之載貨。不自見其多少也。而盜久窺之。意其必有所形也。故曰豕肥近屠。家肥近賊。名肥近刑。學肥近道。富者畜黃金而秘不以示人者。恐炫其財也。君子有才。皇皇乎求帑。而遂忘其身。其弗見笑於富人乎哉。

人心篇

人心之逐富貴騖名利者。昏然不見有三光之明。月暈則人知有風矣。礎潤則人知有雨矣。雖愚夫婦皆知之。失德漿行而身必受戮辱。夫人而未之知也。何明於知天而闇於知人耶。心受役也。役夫終日負擔。夜寢甚酣。中無累。故神旺也。富貴之人畜

夜謀利寢不能寐內多欲故心勞也長春子問於天放曰敢問治身若何天放曰生者其假借也乘乎假借而得自然譬猶馬牧僕與馬習呼之自行不必鞭箠也爪與髮身之所不可無者也然而弗翦弗薙斯須然不適矣缺足一指而人不見然而終弗之快者覺之故也常覺故自然也靈書子曰君子之視物也視奇物如常物視有物如無物心無物故無不物也心即道道即陰陽陰陽運行方寸無息故其斂也不閉其發也不濫魚愛淵鳥愛林聖賢愛道德道德全乎天而不忒陰陽乘乎時而不攙皆聖人之所寶也士藏身乎詩書商賈藏身於財貨農夫藏身於南畝聖人藏身於道德道德之歸也雖生死不以動其心而況小得失乎木之易華者必不壽學道之人不樂朝榮且夫日月之明光彌六合山川之氣蒸為雲雨其積無涯其施亦無涯精之積於髓也實故於人也健果而童顏而況積於道德者乎好言兵者必輕於用多傷其卒好言道者齒脊支離適遂其故趙括談兵一朝陷士卒四十萬自用之故也東施效顰為里所擯聖人之於天下觀乎天下之所同是者而是之天下之所同非者而非之故與天下相安於自然

至美篇

天地有至美寄之於萬物萬物狀之而不知至人得之而長生木石久置靜處則為

怪。狐魅之物。久假精氣。則成人形。況乎至人之善其寶乎。商賈寶財。農夫寶田。士寶詩書。養生者寶精。而至人寶神。神者人之所同具也。萬物精神之生具中。有信知其故者。探而取之。橫死之人。死而為厲。精未散也。老人記少年事如目前。目前事反茫如者。少年之精神聚。故久而能繫。繫之既久。雖老不忘也。老則心枯神散。人告之事。所以不能終日也。神之所憑寄於精。精之初虧。神失其守。故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無心而有為。晝夜之間。不差累黍。物陰也。物之所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聖人觀卦之初交。於陰中得陽。於陽中得陰也。假其初交之象。而因是以生一生二生三。而且至於萬也。初弦之景。月魄全具。夜半之子。已復天心。故有精而後有感。有感而後有動。有動而後有變。感之既妙。而後動之愈神也。無名子坐乎山巖之下。形如槁木者三年。而道未得也。乃招應真而問焉。應真曰。道不離世間。真不離塵市。故古之神人。窮乎萬物之精。以養其身。乘其陽氣而已矣。氣之所乘。就陰而育陽。就陰育陽。陰亦歸陽。故天施地生。其道不窮也。亥子之交。萬物皆寐。聖人獨覺。覺故守。守故大。大故化。化故神。陰陽之火。運之有方。緩則弛。急則絕。

真心篇

見人趨利。未嘗不笑。見人趨貴。未嘗不鄙。見人趨名。未嘗不戒。迨三者至。而色難然

喜。而心欣然受。則思向之鄙笑且戒者。果真心耶。果非真心耶。真心者隱而不見。事外必形。局中反昧。日久而仍汩。故君子惕惕乎慎之。君子之處世也。無意天下之福。故能不召天下之禍。立乎禍福之先而不涉者。乃善其神者耶。禍福之來。聖人不免。然而聖人得福而不為泰。受禍而不足驚也。故雖有禍福。莫能制之。且夫心一也。無乘其心者而心得正焉。無矯其心者而心得和焉。無囂其心者而心得安焉。遇虎而色不變。過飲食起居之細而有以自神者。聖人之所實也。懸鏡於前。則自知己面。鏡過而遂亡其形。人皆然也。而況所以觀其心乎。聖人則不然。聖人之心若鏡。萬物皆呈其形。而未始亡其形。故禍福不得而相亂也。禍福外也。神內也。汶泗之間有屋其神者。民病必禱焉。巫曰不祭將為害。士過而訶之。遂絕。神知愧而不厲。自見其心也。夫禍為福倚。非禍必有福也。知其禍而能懼則福必降也。福為禍伏。非福必有禍也。知其福而自用。則禍必集也。古之至人。不知福不知禍。遊乎自然以休其心。夜過半。一雞鳴而羣雞應。不知其然而然也。夫不知其然而獲自然者。聖人之心也。天地為萬物之母。而人為天地之心。以將迎戕自然。聖人弗貴。富貴之弗受。人以為喪。吾以為得也。嗜好之弗循。人以為得。吾以為喪也。得喪之間。至人其準諸道乎。列子問於老子曰。敢問治心若何。老子曰。女慎觀心哉。心於何始。始無所始。心於何終。終無所終。

希夷而不知窮羊而自得樂莫大焉

知命篇

命果有憑乎芒乎不可知也命果無憑乎昭乎不可易也三代以下天下何其囂囂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此無他患生於多欲而闇乎自然之數也孔子以為入德自知命始是故顏孫干祿導以言行子路慍見敎之固窮夫豈不知富貴之足樂貧賤之難堪哉凡以為命不可强而行己之不可失也戰國士爭功名雖三尺童子欣然皆有意於其間得之則喜失之則悲秦漢而後士雖砥礪名節然其踰禮義而苟以為一旦之榮者亦不可勝數蓋彼讀聖賢書而借之以為階耳而所為入德之門未有能自安者矣嗚呼不知命之弊可勝言哉命也者冥冥不可知庸人升青雲聖賢沈深淵自古而歎之以為不仁耶而顏子屢空以為不義耶而伯夷餓死以為不孝耶而申生伯奇不免殺其身以為不忠耶而子胥屈原沈於江此數子者豈德不立才不逮哉而所遭若此又况後之人才德不足彷彿數子之萬一而不遇而怨彼蒼不亦過乎夫為小人小人不可為也為君子君子必受困也范滂母曰吾欲使女為惡則惡不可為使女為善則我不為惡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吾其如命何是故君子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伯夷采薇雖萬鍾不足方其甘顏子陋巷雖猗頓不

足擬其富中生伯奇之死即松喬之壽不若也伍胥屈原之沈江即伊傅周召之遇主易地皆然也故君子素位而行也今之論者則不然為善無不報身後有榮名為善無不報是以必報故而為善耶身後有榮名是以令名故而自抑其情耶然則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其死雖殊其弋名漁利一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奚必伯夷之巧而盜跖之拙乎嗚呼弗思甚矣韓子曰搖尾而乞憐非我之志然且不免以飢寒困窮故求援於人知其在命而嗚號之則其於命也亦未之能安矣以韓子之賢猶然其他又何責焉或曰逍遥乎無何有之鄉彷徨乎廣莫之野如是則可以為君子乎曰否君子修身

爾雅新義敘

王宗炎

宋山陰陸氏爾雅新義。為世所罕覯。吾邑陸君芝榮陳君培得仁和宋助教大樽手校本審定。鍥版既畢。謂宗炎宜敘其端。宗炎讀之卒業。歎其學富思沈。深造自得。獨惜其有意求新。而未協於爾雅之義也。夫爾雅者。周公修軒轅之正名。紹陶唐之稽古。以當名辨物。正言斷辭者也。爾之言近。邇言簡質。察而識之。雅之言正。羣言殽亂。理而董之。或旅述眾文而解以總義。或標舉正義而廣其異名。或綱陳而義條其目。或枝數而義最其凡。初哉首基以下。蓋相傳之故言。始也諸訓。則周公所改定也。書名既諭。天下同文。厥後詩書。咸符雅訓。宣聖憲章。述而不作。七十子之徒。守其微言。附以經說。篇籍滋多。其義一致。何者。故言為經所從出。即據以正經。訓詁為義之主名。非可以義起。掃除更張。有違古訓。不惟不暇。亦不敢也。漢晉以還。犍為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各為之注。雖深淺不同。皆能多識畜德。辨惑闕疑。溫故知新。由此其選。原夫訓詁之興。依於音聲。因聲象形。觀形生義。明乎音有通轉。義有假借。攷經師之異讀。證別國之方言。袪偏旁附益之疑。究聲均遞變之漸。使比文屬字者。各從其類。旁通互受者。雜而不越。治爾雅者如是可矣。且如初之為義。衣之始也。基之為義。牆之始也。引申以為凡事之始。古人釋之。後人從而釋之云爾。若夫凡事之始之

所以必謂之始。雖古人復起。不能解其義也。古人所不能解。而吾以意解之。則逆而多違矣。嬰孩之生。嘔啞然。嬰婗然。此未始有始時也。徐而能語。謂父父。謂母母。猶夫人之言也。以能語之始。即不能不言人之所已言。而欲一旦取古人相沿相習之言。以爲至今日而始得其所以言。則危而不安矣。且夫日月之變易。以成歲也。萬古而躔運如故也。禮樂之損益。以救弊也。三代而文質如故也。是故言新者。則故而已矣。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利者。順也。宜也。順以數往。宜以適時。故無惡於智者之鑿也。陸氏之爲人。彊毅自遂。學於王安石而不苟同其害。其集中所載元豐大裘淸廟諸議。學者多稱焉。是書承詔所作。覃思畢精。蘄綴三經新義之次。立於學官。然而當代已不滿其書。後世卒未有述之者。則有意於新而失之也。夫以陸氏之才之學。尚不能以一人之智易天下。況不逮陸氏者乎。方今經述道備。儒者咸知發墨守而尚心得矣。宗炎懼夫喜新之習。進取而忘其初。故於是書詳叙而極論之。以諗後之達者。非敢訾議前哲也。

湘湖攷略叙

湘湖積水環以山。山所不周。爲隄補之。隄高於湖。湖高於田。歲久隄壞。水淤淺。人得居山與湖之間。爲廬舍園林場圃邱墓。以侵湖。鄉大夫鄉先生。治其侵而不治其所

以僾。猶不治也。夫湖水也。周之者山也。別湖於山。還湖以水。則治湖之事畢。其要莫先治隄。使多瀦水。水溢及山麓。則居山與湖之間者。不能與水爭地。是說也。宗炎聞之敎諭費先生孝邉。而心韙之。嘉靡改元之歲。於君士達集同志上書當事。假行省銀為兩者千。大治隄。崇庳益高。不泄不溢。足以固水。當是時。君立隄上。兩手持土灌水論堅疏。躬畚鍤與傭保雜作。不避風雨。炎暑日行雨庢閒。尋十有八穴遺迹。度地形勢便宜。民所疾苦。施行緩急。論而錄之。為湘湖攷略。以遺宗炎。俾敘其端。宗炎嘗往來湖上。視近來放水開閘諸法。若湫口橫塘盛家港。皆後立秋三日開。後白露三日築。不復循限時啟閉之制。跨湖橋橫界南北。區湖為二。下湖徑而恒深。上湖紆而恒淺。邑有司視徐家曹家趙家諸閘為通流。禁不使築。則石巖穴不可啟。歷山南北穴久廢。划船金二兩穴。疑莫能定。崇化鄉賁西小江。許賢鄉隔浙江南。皆不藉湖諡以宋顧令君冲。明富僉事鉉。　國朝毛檢討奇齡。張青州文瑞之書。往往不合。思攷訂今昔。勒成一編。附水利三刻後。歷俗舉率。日弗遑暇。於君嘗事求是。視時所宜。晉之古不沿其迹。言不文而可以信。今傳後。宗炎見治湖者屢矣。三百八戶。散居湖濱。由於黃丹稜雲。何泰安淦。不得金綫塙阯之所在。八閘漏裂不涵水。由於趙上舍鳴鸞之易土以石。來戶部起峻治蠹吏之隄。而不隄者不可治。鄭祿豐應爾。何孝廉其

莢。治土豪之園。而不園者不可治。於君材能未必過數君子。蹈義激發。毅然以身任。不治湖而治隄。隄成而湖不可侵。功乃出鄉大夫鄉先生上。利害明而所持者要也。君貌僅中人。性誠樸不善側媚。閑然修門內行。以化於鄉。行事應古經法。後之讀是編者。勿徒以治湖知君。

方氏族譜敘

蒲山八都方氏。皆出於諸暨。其自高湖遷者。曰前方。自白門遷者。為谿下方。為後鄭方。為下方。為埭河頭方。其別為牆裏童方。為後馬湖方。析派離居。或靦面不相識。乾隆戊辰。谿下之族。始葺為譜。越三十年丁酉。維馨德建等修之。而前方谿下之宗始合。迄今嘉慶辛未三十有五年矣。族長德建等并牆裏童之譜。彙而梓之。網羅放失。聯葺貫繩。旁行衺上。系若眉列。子女嫁娶必書。生卒殯葬必書。出後歸宗必書。冠以先世誥敕誌傳叙狀。辭簡事覈。份份乎質有其文焉。其盛舉也。古之仕者。有田以處其子孫。立大宗以收族。有餘則歸之。不足則資之。然且數傳以後。墜姓隕氏。及其復振。而中替之緒。零落無稽。甚者躐履華膴。不知祖父名諱。勢不得不攀附積閥為重。增減系次。緣飾官位。牽合連綴。以相矜尚。蓋譜牒滋多於此矣。後世人別為戶。各私所利。流品不限寒素。婚姻不論郡望。仕宦尊顯。畏族之偪。去之若浼。屬籍脫誤。未遑

國學扶輪社印

董理拘儒俗子選耎因仍憚於改作亦有通貫之儒屬詞載筆而狃狎聞見者拘而詬病之往往忿激棄置不復為也夫譜學盛而人誣其祖譜學廢而人忘其祖誣其祖者猶可矯而正之忘其祖者弊將至於不可言矣方氏居邑南鄉荒陋磽确之區力耕作以給衣食非有庠序之教爾雅之澤而敬其所當尊愛其所當親敘合子姓承體祖宗舉士大夫所不能為者毅然為之而卒潰於成非仁義之根於性歟然後知孝友睦婣任卹之誼自三代以來小大共由未嘗一日熄也書以弁其譜且諗天下後世之不忍忘其祖者

耕饁圖記

湘畦湯夫子手耕饁圖以示宗炎曰此吾先考望賢府君先妣王宜人之遺繪作於乾隆丙辰越今六十年縑素剝脫付工繕完之故有金先生所為記漶漫不可讀子幸續記其端宗炎再拜應唯退視圖廣尺幅高稱之古槐蟲葉下地蕩水公扶犁而耕貌端以恪宜人簞食而饁容莊以和讀其題詞言近而思遠乃今知湯氏之所以興也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然而兼并坐大不數傳而瀕於凍餒非無恒產之難無恒心之難也善治生者產不足以役心心足以赴產其謀之也全其用之也半何也農之為業勞而寡利衣食於祖入者服田畝直三

十金。歲率米一石。糶緡錢二千。息不得什一。征徭賦稅出其中。耕而食者收倍之。歲率粟四石。爲米二石。糶緡錢四千。麥菽芸薹麻黍直緡錢一千五百。秸稾穰稭秫稈糠粃直緡錢五百。息什二。費種傭作出其中。趨天時。識地泐。博辨於物。而純嗣其股肱。勞則勤。勤則餘於力。利寡則憂不足。憂不足則用節。以有餘之力。御不足之用。所謂取其半者也。若夫席豐衍乘逾溢。侈華盛美。以相矜尚。近市取財。咄嗟立致。坐列販賣。朝盈而夕虛。利倍稱矣。益求瑰怪奇遠難得之物。崇飾炫燿。直愈增。求者愈衆。所費愈不貲。或輸粟縣官。得纖秩誇鄉里。視耕佃若奴隸。不敢竝坐。趨不敢共飲食。食必粱肉。衣必裘綺。歲時伏臘。置酒高會。舟輿馬騾。燈赫照衢路。宰牛肥角。不自挫折。又從而縱崇之。酗博俳優。雜進曹耦。抵巇蹈瑕。因滋訟獄。奸胥猾吏。愚以術弄以法。破產而去。比比然也。既剽落不檢飭。益縱肆作無厲行。游食市井間。向之愚以術弄以法者。又媒誘之。不惟不怨。且比與爲奸利。居間發難。巧取而豪奪。至比戶不得安枕臥。豈樂爲放辟邪侈哉。所以持之無其道矣。故曰思危者安。處約者泰。微賤勞苦。富貴者所諱言也。諱之深則久而忘之。望賢公爲此懼也。舉單寒況瘁之事。以示子孫。又爲之圖。以晶其勤。以志其艱。其心以爲不若是。將求爲農夫不可得。爲子孫者。見祖父之勤且艱。而猶不免爲農夫也。吾豐衣食。安田宅。以承其後。其庸多矣焉。

敢不勉焉。培之欲其厚也。守之欲其固也。湯氏之所以保世滋大者。實基於此。吾夫子以仕易農。門閭光大。非復曩昔矣。而諱本肇末。黜浮崇儉。惟懼不克承先訓以詒後世。重新是圖。亦欲使覯者讀其詞。見其心。知造家之不易。毋求全用之。以失其所為半也。

張鑑菴家傳

張公諱丙震。字乾輝。號鑑菴。先世自山西崞縣徙家直隸之南皮。遂著籍焉。父鐸。太學生。以公貴。 贈朝議大夫。母李氏贈恭人。公少嚴毅。嬉戲有節。甫受書。一過輒成誦。體羸善病。臥不廢讀。既愈。文益工。弱冠補縣學生員。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舉於鄉。庚子成進士。授兵部主事。補武選司。陞員外郎。奉職勤。盛暑沍寒。未嘗謁假。雖初鳴入朝。肅衣冠凝立。不以風雨改度。武選事繁委。例案糾棼。公鉤稽較核。録要為冊。恒以自隨。吏不敢欺。京察一等。以保舉授湖南寶慶知府。寶慶民苗雜居。俗獷悍。公下車廉得真奸大猾。逮繩以法。其餘一切勿問。除苛解嬈。民以靖一。乙卯遭李恭人之喪。方解官持服。而辰州苗蠢動。大吏奏留公總軍需局於辰州。保靖撫苗議起。檄往總理。夜駐乾州。山中遇苗數千。皆無繩舁礮。從者趨避。公坐高阜不少動。會官兵至。苗潰散去。抵保靖。苗夜犯城。據山發礮。鉛丸著牕櫺。砰磕有聲。或謂公無地方責。事

急矣。盍啟西門由水路出。公叱曰。吾奉檄來此。即當與城存亡。豈有避賊理。詰旦苗勢熾甚。官僚謀聚經於文廟。公止之曰。城破身殉者。不得已也。事猶可全而不為守計。是棄城也。死不可言勇。率吏民繕守備數日。援兵至。城以無恙。保靖乾州之間隱然倚公為重。其年贈朝議公計聞。公力請奔喪不許。仍留總軍需。及永綏估城花園勘工諸事。當是時。公墨縗戎馬。周歷豺虎之窟。崎嶇深篁密箐之中。宣布 朝廷德意。詞厲而色溫。苗始頑梗。久而感動。戢帖洗心革面 天戈所指。震懾者定。亦公恩威並濟。有以潛驅默轉之矣。嘉慶三年。戊午大兵凱撤。公陳情歸葬。久而得遂。終制。補浙江嚴州知府。嚴州事簡民樸。易為治。公顧而樂之。以為治先教化。教首士習。乃延見學官弟子。禮其優者。月召諸生角藝。口授手校。評定甲乙。新書院之頹廢者。士烝然向學。又厲之以廉恥。或以曖昧事訟者。公反覆譬導。其人感泣叩頭罷去。俗益知自愛重犯法矣。桐廬知縣張鳴鳳治樸茂得民。年衰老。上官將黜之。公力爭曰。張某雖老。其誠實足取也。與其易一谿刻之吏。為地方生事。何如留此鈍拙者與民相安乎。安徽棚民墾山於浙。與土著訟不勝。屢鬨。大吏畏其難制。議盡逐之。公言徽民輸錢墾山。其辭直。且在浙不下數萬人。其鬨鬧者數人而已。守土者善撫循之。可以無事。若概令出境。失其恒業。即未至有他虞。亦非所以廣 國家一視同仁之

意其持大體不苟阿徇類如此。壬戌夏旱，公申告上官，即行縣親視畦徑，驗災輕重，畝別爲差，列籍既定，而勘報之檄始下。癸亥麥收，復歉，米值翔貴，公諄諭富室出餘粟濟糶，市價得平。治嚴州六年，預事急病，愛民以誠，久而民信之。丙寅夏五月不雨，至於六月，公憂見於色，步禱烈日中，觸暑得疾，數日卒，年五十七。郡民聚哭失聲，祀其主於范希文、張南軒、呂東萊之祠，稱四賢焉。三先生皆治嚴有惠愛者也。公器宇沉邃，人莫窺其際。科第仕宦，若固有之。要涉艱阻，恬夷坦易，無幾微見顏色。嘗言處事當和緩，非闒茸之謂。從容鎮定，才餘於事，自能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蓋其生平所得力也。公好金石文字，善鑒別古法帖。居官廉，自奉簡約，卒之日，橐無餘財。嚴州士民賻以金，乃能舉其喪。公娶於紀，　封恭人，先公卒，別有傳。子四，曰敬、曰恒、曰誠、曰寬。

論曰：公爲治豈弟樂易，藹然也。臨大事，植節度義，安之以仁，守之以勇，古之所謂不動心者歟。君子之學，用則行之，不用則違之。用之不當其地，與當其地而非其任，爾躬盡瘁，勞而不伐，善處行與違之閒者也。公以郎官出守，大學士誠謀英勇文成公實爲舉主，將之官，始一謁謝。文成曰：君正人也，所見者大，今爲天子守土，得盡所長，勉之矣。公靖共正直，靈沒簡書，受不如其罷，設施未究，若文成

者。可謂知人矣。

孫思贊家傳

君姓孫氏。諱上驤。字思贊。山陰縣學生。世為臨浦鎮人。鎮在山陰蕭山之間。君居鎮東。偏隸山陰天樂鄉。有塘環之曰石堡隄。其北則蕭山之西江塘。屬於麻谿者也。麻谿承清化諸山之水。經茅山閘。出新閘而注於江。江者古浦陽江也。麻谿以下。別名西小江。明孝宗時塞麻谿。而古道湮廢。江自諸暨南來至臨浦。折而西。由磧堰以合富陽江。富陽江者。古漸江也。浙江之潮逆上會之。遇盛漲不得洩。則橫流汎濫。而石堡隄當其衝。蓋屢有潰決之患。故君家世能治塘。乾隆中。君父遇東公修麻谿閘有勞。記於石。君習聞緒言。慷慨果毅。有利於鄉。無勿興舉也。而治塘之績尤偉。嘉慶十三年。大浸。水由塘東陳決口入西小江。歲以不登。署蕭山縣事者從政新。議堵築於胥若僕。不慎實薪而塗附之。人行其上。若履巨絙。蠕蠕而搖。民大惴恐。今兩廣總督阮公方為巡撫。聞其事。捐金倡修。蕭山士民視力出泉。計丈賦役。臨浦至麻谿。則以君任之。君於塘東陳撤所寘薪。去塗之浮者。掘得堅壤。下木為樁而甃以石。中實以土。其高丈有三尺。於廟後塘以木衛石。以石閑土。凡塘一千三百餘丈。築之平之。堅如砥。阮公嘉之。以力衛鄉閭旌其門。阮公去。今協辦大學士蔣公為巡撫。檄山會

稽兩縣捐輸協助。以續未竟之工。而君任修石堡阪塘。捐不時集。出己貲以濟工需。爲緡一千六百。期歲而後庚。當是時。君晝夜立塘上。指畫董視。風雨寒暑。未嘗休輟。役者咸勸。工以堅完。十年之間。水涛至而塘不壞。君之力也。君卒時年七十六。子三。柱廷例授武略騎尉。封君如其階。廣候選儒學訓導。出爲君弟後。孫山陰縣學生。

論曰。西江塘之患有三焉。西興以西至鎮水庵。浙江所往來也。患在潮汐之衝塘面。聞家堰西汪橋孔家埠漁浦楊家浜。浙江所匯也。患在汕水之激塘根。磧堰臨浦麻谿。浦陽江所委輸也。患在盛漲之溢塘身。不知水之性。塘不可得而治也。石堡阪爲西江塘之衝。外塘圮則內塘隨之。然以尋尺之土。受建瓴之水。急者爲湍。深者爲淵。非下石築磯。激溜使遠。塘不可得而治也。余嘗爲君言之。絀於力而止。今議垂定而君逝矣。庶有事於塘者之以智鑒也。故附論之。若君之於臨浦塘。可謂盡其心而得其道者矣。

羅貞婦家傳

貞婦諸氏。名琅雪。山陰人。太學生潮女。少端重。知書能詩。年十七。許字同邑羅貽沛。十九而嫁。先嫁一日。貽沛暴病嘔血中死法。氣息僅屬。貞婦至。姆導之入室。貽沛強扶起坐牀幃。顧而泣曰。吾負汝。返臥未安而歿。時舅已前歿。貞婦拜太翁姑及姑

脫嫁衣去笄束髮視含殮哭極哀既畢喪布衣疏食足不出庭戶自字鶴心以見志終身不弄華墨曰非未亡人所宜也事太翁姑及姑先意占孝謹得婦道太翁姑歿佐姑執喪中禮族人稱之子夫弟鳳藻子棠撫之有恩教以讀書植品不茍姑息疾革語棠曰吾守志三十年得見汝父地下死不恨恨不能終事姑及為汝娶婦耳卒年四十有九嘉慶十一年棠上其事得旌

論曰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女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者未為婦也自壻言之明有別也壻者夫也自女言之明有統也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夫有吉日未取女而死而夫之夫之則婦之矣然而既葬而除者無期三年之恩也然而有夫之名者許嫁而纓繫屬之義也夫是以功令未婚守志者聽況乎父母命而送之夫見而受之服其服事其親子其子而尚疑於女與婦之稱乎名之曰婦成之也言貞而不言節貞者正也守禮得正不以恩掩義言貞則節見言節則貞不見故曰喪有四制變而從宜有恩有禮有權有節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孫楓培墓誌銘

宗炎始讀進舟先生會試之文而善之既而友同縣汪君煥曾為言先生立身立己

嚴正有法度。竊慕其為人。比試禮部。謁見先生京邸。未能奉手有所受也。先生殁久之。孝子憲儀。以煥曾命。從宗炎游。請為先生葬銘。而弗果為。亦弗克葬。嘉慶二十五年某月某日。乃克葬先生烏程逸村步之原。配吳太恭人祔焉。將以宗炎之銘埋諸幽。奉狀申請。不可辭。按狀。先生姓孫氏。名辰東。字楓培。號遲舟。其先自餘姚遷歸安之菱湖。曾祖姓。祖金鼎。父賜書。三世為諸生。先生初名宸。以縣學生舉乾隆二十五年浙江鄉試。改今名。三十六年進士及第。官翰林院編修。纂修四庫全書。四十五年。順天鄉試充同考官。九月三日以疾終於貢院。距生乾隆元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吳太恭人。同縣人。生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後先生幾十幾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幾十有幾。子三。憲緒。乾隆六十年進士。官保定府知府。遇、覃恩贈先生朝議大夫。憲佑。嘉慶二十四年順天舉人。憲儀。附貢生。女一。適士族。孫一。肇佳。嘉慶二十四年順天鄉試副榜貢生。孫氏科名極盛。康熙中。屺瞻侍郎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潛村編修中會試第一。先生起而兼之。其文醞肆而及於古。當是時。聲譽滿天下。貴顯用事者欲羅致之。令同歲生通殷勤。先生謝不往。纂修得舉謄錄。因受其賂遺。惟先生不可動以利。總裁有所私。託言寒士且有才。屬先生牘薦之。及來謁。以厚幣謝。先生色變。立擯去。欲返其牘。坐是幾不得留翰林。先生不顧也。為同考官。力矯通榜之

習。病滯下。校閱不少息。同列有陰沮其所薦者。憤厥肝張。遂不可治。顧其僕曰。我即死。歸語諸郎。讀書善自愛。勿學爲幕友壞心術。先生與煥曾交最深。煥曾佐治獄有名。聞先生臨歿言。不復教其子治獄也。先生事親孝。命坐乃坐。不命之退不敢退。有過則長跪謝。俟色解。然後起。奉伯兄恭敬。不以貴易行。家酷貧。不能具葬。嘗假諸宗人之里居者。歿而貧益甚。葬是以緩。最後憲儀遊京師。主鄭知州雲龍。詢知先生未葬。佽以金。俾歸而葬之。蓋距先生歿四十年。憲緒已前卒。憲佑肇佳皆在京師。獨憲儀來速銘。銘曰。

誠其身。悅乎親。孝弟以爲人。砥礪廉隅。以爲文學侍從之臣。不克試於貴。不隕穫於貧。不屑不潔。季次原憲之倫。歿四十年。葬逸村之墳。憲儀再拜陳軼聞。犖犖大者如所云。後世有述視此文。

王次瑶墓表

當世多治鄭氏易。囊括大義。網羅放失。是正文字。彰矣。德清王君南湖致證之作。句櫛字比。疏通證明。使北海微言。復闡於既絕之後。厥功偉焉。君諱琨。字次瑶。南湖其號也。晚又號退思。乾隆甲午科舉人。丁未會試大挑一等。分發直隸。補成安縣知縣。君舉於鄉。與宗炎爲同歲生。同歲生錢塘沈元仲景熊。秀水陳竑曾燦。雅好鄭學。天

下能為鄭易者問難幾徧未嘗語及君君亦不自名善易也君歿將葬孤子崇本奉所著書謁宗炎表其墓宗炎受而讀之然後知君學之精博而深密也崇本曰先人少嗜易著易集解備究衆說又能研窮形聲詁訓作集韻正以糾曹氏刊本之失作說文編韻讀各從義以補徐氏朱氏之音作爾雅正義刊誤以匡邵氏之遺晚而專思畢精於鄭君注易之恉心知其故考經以釋文為主不言鄭本者舉所標他本決定之考注則汎採羣籍擇善而從旁及異義以附鄭說因推所存知其所佚引伸觸類以達厥指而治即因之官成安時以風俗教化為己任適事之暇召邑諸生講說經義吏胥子弟能文者咸進與焉有師氏兄弟爭田相毆傷先人置之一室使不傷者養傷者而身譬喻之兄弟悔悟泣拜讓田為公產上官以為賢將換授繁劇先人意不樂引疾去讀書終身嘗訓崇本曰仕而不行其學吾不知所為何事也嗚呼君可謂知學之本矣經注極盛於漢班固氏言利祿之途誘之則非無為而為也鄭易自唐以來不列學官浸微浸亡僅存拾瀋仕進所不階學者寡傳習君深嗜篤好以明其道筆之於書舉而措之事業矣行成而讓才大而不矜古之學者為己君之謂歟君白皙美髯長意境淵遠沈毅有為論者謂君學餘於才才餘於事惜其表見止於如此然元仲致曹嘗以學仕矣不善為吏退而窮居後嗣淩替遺書隕墜君澤流

於昆嗣。言列於載籍所得不已多耶。內不足者急於人知。君唯善藏其用。故身沒而名益彰。後世言鄭易者。祖豆君於王尚書惠徵君之間。庶幾可以無憾。君生於乾隆元年九月某日。卒於嘉慶十一年十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一。配陳氏。子二。崇本嘉慶壬戌科進士。四川黔江縣知縣。崇基太學生。候選典史。女二人。孫男七人。孫女五人。君世居德清千秋鄉之關山。六世祖權移居於南莊。祖繼聖。父元鼎。兩世居杭州。君仕而歸。卜居秀水之秋涇橋。葬於錢塘長壽鄉白沙山仙家塢。嘉興丁子復既為碑幽之文。宗炎復著其大者。揭之於阡。君經術吏治。卓然垂不朽。且冀元仲啟曾附君而傳焉。

碧血錄序

趙懷玉

嗚呼。甘陵分而名士危。東林盛而亂臣忌。自古宦寺之禍。莫不借朋黨以殺人。而濫賞淫刑。毒痛海內。東漢桓靈以還。未有如明熹宗之世者也。然十常侍雖惡。承望風旨者。不過牢脩段熲輩一二憸人。明則閣部重臣。封疆大吏。貢諛獻媚。為爪牙而稱義兒者。接迹於閹門矣。太學儲才之地。俊顧標榜雖甚。而諸生三萬餘人。各持清議。明則身列成均。矯誣先聖。有請祔祀逆閹如孔子者矣。范孟博慷慨陳詞。王甫刑餘猶為改容。明則儼然冠紳。甘朕同類。聞二祖列宗之呼。而褎如充耳矣。起立第宅。豫作壽冢。小人僭肆之常。當時猶有破之者。明則陳符瑞。謀邊功。請建生祠。跪拜而恐後矣。廉恥道盡。愈出愈奇。使無數君子。搘拄其間。則天柱地維。從此傾折。人心澌滅。尚可問乎。此碧血錄之所由作也。錄成於燕客。首紀死忠者二十一人姓名。次載六君子獄中遺筆。次附天人合徵錄。而以天變人變終之。客可為有心人矣。方諸君子被逮。納橐饘。傾貲財。周旋患難者。所在多有。然或感恩知己。傾倒有日。客獨未謀一面。子身入都。溷跡輿儓。傳其筆札。以儌倖於萬死一生。此豈有所為而為之耶。惜乎身處末流。雖曉天文兵法。未得見用。且并其名沒不傳也。閒嘗思之。汪文言之獄。始於天啟五年十二月。明年而諸賢相繼罹難。又明年而帝崩。使先一年德陵短祚。諸賢

或未必死。死亦未必如是之酷。乃天厭明德。假手童昏。迨夫人亡而邦已殄瘁。此數實主之。彼星紀告哉。神人致憤。亦何益哉。是編向藏錢塘盧學士家。鮑君以文將鍵以厲世。問序於予。予惟東林之學。倡於顧高。六君子之獄。繆李實居其二。緹騎過常州。士民憤擊。一賣蔗童手蔗刀臠其肉啖狗。名雖未彰。事與五人並烈。逆祠徧寰宇。吾郡以知府曾仲含先生力持得免。是毘陵於天下不過一隅。而與天人爭氣數者。實出九州上。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懷玉卿之後死。數典不忘。迄今猶為神往也。既應鮑君屬。因併書之。諗後之居是邦者。

孟鄰堂文鈔序

吾郡之以古文名者。自唐荊川後。如邵子湘董文友諸君。繼起不乏。而近時耳熟而心儀。尤在農先先生與蔣東委先生兩家之作。讀孟居文。既於乾隆戊申序之矣。而孟鄰堂文則數十年來未得一讀。耿耿至今。今春先生曾孫通守會生。函其全帙。從浙中寄示。且索弁言。因留案頭。詳為讐勘。然後歎先生之學之於經史深也。先生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多所撰述。而雅不好周禮。以為國家之病。莫甚於好貨。是書天官地官之屬。以掌貨財為職。幾於無地不賦。無物不貢。無人不征。疑出於文種李悝吳起申不害之徒。故王莽用之而一敗。王安石用之而再敗。嘗與齊侍郎召南論周禮。

往復十餘書不倦。於史則有明一代。尤爲貫串。其論惠帝也。謂燕王之反。與漢七國類而不類。明祖於年盛諸王。分之以茅土。命之以節制。賜之以衛士。給之以甲兵。及其既崩。人人有帝制自爲之意。則靖難之師。咎不在惠帝。并不必罪燕王。直洪武中練軍將兵之制誤之。又皇親國戚。法司毋得擅逮。終明之世。親王有事。祇遣內官。則內官逮燕王同謀。亦非惠帝之過也。太宗實錄。言帝倚信閹豎。說非無自。然中官出使暴橫。因帝懲之。遂密戴燕王。許爲內應。促其引兵南下。宦官之橫。洪武時已然。特明祖法嚴而能斷。故不敢甚肆。惠帝寬。斯禍結不解。燕王以其忠於己也。益加委任。子孫率爲成憲。雖偶有誅譴。而威柄既遷。不可復收。馴至於亡而後已。況文皇清宮。內官多誅死。唯得罪於帝者留。則誅死內官。必皆不貳心者。又謂帝文武諸臣。未可輕議。實錄多史臣粉飾之辭。其論英宗景帝也。謂景帝英明。非比于園忠肅之忠。適於呂郤。若景帝如王直言。卑辭厚禮。遣使請和。則徒博迎復之虛名。必受議和之實禍。又謂林聰盛祖將言朝賀事。葉盛云。今上孝友。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若益以言。恐涉衆易疑。無中生有。若從盛言。豈有奪門之禍。于奪門則以祝允明蘇材小纂爲謬。而深辨錮南宮之誣。至於易儲之說。世多深咎忠肅。不知人主骨肉之間。豈臣子能預。從諫如漢高。而欲廢惠帝。立趙王。大臣諫諍不能得。留侯亦僅以計沮之耳。

漢景廢栗太子為臨江王。竇嬰以太后從子為之傅。數爭亦不聽。惠帝趙王。皆漢高子。臨江武帝。皆漢景子。尚溺情廢立。矧懷獻為景帝子。憲宗為景帝兄子乎。忠肅雖號得君。所言亦有不盡從者。況東宮之廢立乎。其不為苟同而論務持平如此。自餘諸文。必皆準乎事理。然後立言。可以信今而傳後。蓋邵董規倣古人。或未盡離窠臼。先生則空所依傍。辭必己出。蔣氏雖治孟子。但取其法度周密。先生治經。則必究其是非得失。豈不卓然為吾郡之文之冠哉。懷玉不敏。老而且病。幸能卒業是編。遂不辭為之序。并采其略。著於篇。遹守其逮畀剞劂。以竟前人未竟之志。使學者勿漫談經史而遺事操觚也。

東甯宦蹟圖序

余夙聞仁和馬文學檝之才。嘉慶丙子。主愛山講席。文學客歸安縣齋。相距尺咫。不得一見。越明年。介同里萬大令承蔭。以其祖淡水君東甯宦蹟圖乞序。君以名進士起家。初選福建之上杭。敏於聽斷。尤慎用刑。每閱爰書。輒終夜不寢。反復思之而後定。上杭兼理關稅。聽商人自為輸納。調新化。新化故諸羅分地。倚山而海。所隸者多生熟番。頗號難治。君于縣北之大甲。南之虎尾溪。東之水沙連諸要隘。築望樓十二。募鄉勇。謹巡邏。嚴刁斗。常若臨敵焉。移諭城。遷淡水同知。淡水月眉莊有生番戕殺

年來余以病廢不能兼及戶以外事。邑人仍於忠佑廟西偏葺屋三楹。奉公神位於其中。為春秋祭饗之地。雖規模屢備。而俎豆聿新。邑之人尚欲然抱慚。將俟暇力稍充。擇地另舉。亦足徵盛德難忘。秉彝未泯。故事雖緩而願卒償也。昔大學士劉公綸奉諱里居。余每往謁。輒譚桑梓軼事。一日言里有楊某。嘗赴邗上為狹邪之遊。故知楊籍常州。喟然曰。吾先人亦曾官是土者。職而問之。以宗姓對。於是知為灝後。嗟乎。灝之餘殃若此。公之食報甯有窮乎。衆以懷玉先世有勞於公。屬文以紀之。方灝守吾郡。郡人嘗為立石曰。常郡守廣陵宗公保全百萬生靈。闔郡頌禱之碑。義脊灝之威迫而貢諛。非由衷之論也。乾隆中石已磨去。不能遺臭。今懷玉乃得表公於百七十五年之後。事久論定。是非益彰。此所以力疾握槧。欣然任之。而不敢以不文辭也。

公諱振先。字光裕。泗州人。

故甘肅會甯縣知縣楊君家傳

君諱樸。字事可。前修撰廷鑑曾孫。諭德大鶴孫。教諭柟長子。性英敏。少遭諭德君喪。四方弔者輻輳。君經紀中禮。頗為戚鄙所稱。嘗以文受知於殷君元福。殷故名翰林。慎許可。時方出宰武進也。雍正己酉。以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會 詔舉賢良方正。從父學士椿以君名上。引 見發甘肅以知縣試用。特給資斧百金。蓋 異數也。時

甘肅軍興。羽書旁午。平凉知府某。奉檄解送馬三千匹。期當十日。限四日至。遲且禍不測。某大恐。不知所為。君笑曰。何難哉。馬至三千。為數多矣。數多則易散難合。夜宿曉行。過城市多阻。是以遲也。若募三千人。人馳一騎。從間道行。可立至耳。不五日果達。大吏知謀出自君。凡軍需及他疑讞悉諮問。得君言以為決。初署河州。調會甯。會甯屬鞏昌。民俗樸儉。之官數月。俗乃丕變。然地高多旱。軍前資輓糧粟。大吏令於豐稔處各糴萬斛赴之。會甯方亢旱。鞏昌府高某以歲豐報。君奮然曰。歲祲地荒。振貸且不暇。反誣上以虐民乎。值總督查郎阿公按會甯。君慷慨陳白。公動色。檄責高。高銜之。尋摭他故齮齕君。君坦不置意。將告歸。民號泣請留。大吏廉知之。乃寢其事。高亦旋自悔焉。嘗經涇肅間。見瞽者挈少婦行。瞽貌獰惡。而婦容甚戚。君疑而執之。一訊具服。蓋婦家靖遠。從父就食他邑。與瞽偕行。瞽似盲實見。中途殺父古廟中。偪婦為妾耳。於是瞽者伏法。數郡咸以為神。事在靖遠。君聽察得雪。例進一官。靖遠知縣方罣議。竟移其獄讓之人。以此益重君。雍正十年。同里劉文恪公於義節制陝甘。稔君才。將薦擢。而君旋以勞卒官矣。生平好交游。然諾不苟。性雖介。弗靳於予。卒之日。笥無長物。遺帑千金。民爭代納。有怨不平者。至奔赴几筵以告。其感人之深如此。配張氏。別有傳。子望泰。乾隆乙酉科舉人。

論曰。望塵請友者衆矣。五交三釁。勢居首焉。世之從仕。羡之不已。則出於悻求之不得。遂變為謨者。可勝道哉。昔柳子厚願以柳易播。退之亟稱之。方君之讓功。靖遠也。同列咸笑其愚。而君志願益決。其庶幾無媿子厚矣。余童時聞君曾祖修撰嘗儆李氏宅。發樹得窖金。召而還之。鄉里傳為盛事。讓固其世德歟。

山西交城縣知縣莊君別傳

君姓莊氏。諱繩祖。字蜚英。晚號樂閒居士。世為武進人。曾祖諱京生。順治戊子副榜貢生。考授知縣。祖諱賽。贈奉直大夫直隸開州知州。考諱懷屺。國子監生。考授縣丞。贈如君官。母趙氏。故講官編修諱申季女也。自曾祖以上代通顯。至縣丞而中落。少居貧。能自刻厲。學父官東安令。監視倉稅。雞鳴至稅所。暇即讀書。晚歸衙齋讀仍弗輟。既而幕客皆睡。缸中油竭。拾人所餘者注之。如是以為常。乾隆十五年庚午。以北籍生員中順天鄉試舉人。屢應禮部試不第。丙戌大挑。奉
旨發往山西以知縣用。初權平陽府同知。旋授交城知縣。勞心諄諄。一以撫字為事。有少女殺於野。君集村人履勘。某某者視速屑動。君密召女父母。問識此二人否。曰是日黎明獲尸。實見二人共居高阜。君曰。地甚僻。為時又早。不宜有人至。必殺人者內怯。於此偵探耳。嚴詰之。果女不受汙被殺。熱某縊其妻。及其弟之妻。誣鄰感偪。至

則二婦共縊一索。足離床二尺許。土牀右設木榻。君卒然問曰。榻非舊在此乎。然則婦由汝死。何誣鄰為。然堅不承。君曰。此易知耳。果自縊。必有承其足者。非偪之使縊抽榻而何。然辭塞。蓋二婦皆不謹。然故欲其死。適與鄰仇。遂縊而致誣也。縣中稱神明。縣故產羊皮及白鷹。大吏皆歲徵之。然白鷹實不數見。前官於羊皮多減值浮取白鷹則尅期令山民分捕。民競納賕乃免。君至給羊皮民價。而白鷹使革取鷹之斃。嘗得檄取野雞千頭。吏思當緣為利。請仍飭民捕。君弗許。壓買百餘頭應焉。方是時巡撫為鄂寶公。布政使為朱公珪。二公者以清節聞天下。待僚屬開誠布公。故君得久任而展其志如此。會大計。將條君治行以上。君以年逾六十。非老氏止足之義。遂引疾歸。去之日。縣民遮道送。數十里不絕。道經太原。眾問車中何人。僕夫以告。皆曰是交城賢父母也。胡為欲歸。有挽車以送者。其後交城人來官南中。及里人之客山右。無不嘖嘖道遺愛。以為君去莫之能繼。吾郡有鬻粟者。家交城。忽登堂請見。時君目已盲。鬻粟者再拜曰。自公歸。邑父老日冀公復出。今目盲。其不能重蒞吾土矣。欷歔而去。烏虖。何以得此於人人哉。君天性誠樸。至老不失赤子心。誨人循循弗倦。甲午同考鄉試。知名士多出其門。歸田後。唯事吟咏。與同里宣城訓導程君景傳、潁州知府蔣君熊昌。及君族父勇成、族弟遵辰、族孫宇遠。為觴酒賦詩之社。懷玉亦時與

其間。積久倡酬頗夥。君道出。於懷玉為大父行。顧嘗以弟畜之。歲時過從。興特豪邁。既晚。恒鬱伊不自聊。咸攜酒肴就之。意趣猶不減曩昔。嘗為賦二盲詩。翁歌。君書而屬和。二盲者訓導程君。故亦病目也。君生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八日。卒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一日。春秋七十有五。娶吳氏。繼娶董氏。子二。榮詰。國子監生。心喬。女二。嫁同里董蕙。仁和周光涌。

論曰。後漢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君者殆其人歟。延其居官。斷獄近知。愛民近仁。引退又似勇。非聞道而孰能之。聞君臨終。以三事敕其子曰。毋作行狀。毋修二氏法。毋增飾喪禮。受親友賻而淹久不葬。夫習俗移人。而確然於生死之際。所養蓋非一朝夕之故矣。

李氏三忠合傳

勝國之季。吾於宜興李氏得三忠焉。曰用楫。字若濟。崇禎癸未進士。選授廣東瓊州推官。乙酉南都破。明年唐王死福州。於是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迎桂恭王之子由榔立之。駐蹕肇慶。是為永明王。初瓊有劉醫生倚前官勢為姦利。用楫下車。杖逐境外。人咸稱快。教官翁某攝瓊山縣事。以貪酷激變。黎蠻遂劫殺翁。當事議討之。用楫謂宜撫。當事即命之往。至則諭以禍福。坐其為首者。黎人感泣。勒碑

洞口。後有軍役輒樂從。調肇慶行取擢御史。歷太常少卿。出聘安南典兩廣鄉試時孫可望自稱秦王。脅朝廷與敕封。內閣嚴起恒等持不可。卻所貢物。欲斬使以聲其罪。用楫力爭之。謂事當從權。否且又樹一敵。可望果陰遣其將賊殺起恒等。而來謝用楫。用楫曰。吾為朝廷計耳。何謝為。會肇高廉雷瓊羅巡撫李明忠卒。大學士吳貞毓薦用楫代之。擢兵部侍郎。巡撫五府一州。時　大兵破梅嶺。國事日蹙。用楫有故吏陳公忠。為西甯典史。因買宅西甯。居其父母妻子。而獨之官。其明年。耿繼茂兵來侵。戰於合浦之青頭營。相持數日。總兵萬良告敵虛實。引之夜劫營。師潰。用楫僅以身免。一僕楊爾誠從。并麾之去。至靈山舍門生勞貞觀家。曰事無可為。惟一死報國耳。越宿。過八合墟。有土官辟威鳳。將刦之為奇貨。乃還詣勞氏。是夜。穿衣冠自沈於勞氏之園池。貞觀為具棺斂。時順治九年春也。後十五年丁未。其子涓訪父骸於粵。己酉始得歸葬焉。曰來。字我貽。用楫同產弟。幼隨兄瓊州。起家選貢。以中書封藩廣西。歷官監軍道。肇慶失守。矢志恢復。從李定國攻圍肇慶。定國敗。殉難於德慶州。時順治十年秋也。曰傾。字廷實。用楫族祖父。亦偕至廣東。由選貢歷官江西道監察御史。時王在安隆。受制於孫可望。大學士吳貞毓等。謀敕晉王李定國入衛。使員外郎林青陽齎敕行。傾與其謀。事泄。罪坐十八人。主事張鐫。太監張福祿全為國為首皆

淩遲。頎與將乾昌、學元、關胡士瑞一作徐、楊鍾一作林或作楊鐘、趙賡禹、侯績一作鄭允元諸
周允吉、朱議淣、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爲從。皆斬。貞毓以大臣。王言於可望。得絞。諸
人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瘞於安隆北關之馬場。已而青陽遇
至。亦被殺。時順治十一年春也。後二載。定國奉前敕迎王入雲南。乃追䘏諸臣。建廟
於馬場。勒碑大書曰。十八先生成仁處。今覩其碑尚存。嘉慶十五年二月。用楫元孫
慶來持其事迹。以示懷玉。謹撫其畧。合書之。用楫位最尊。勞最著。且崇禎朝官。故首
列。頎雖大父行。與弟來。皆從之入粵。故牽連以書。來之死。家乘云癸巳七月。富楷忠
義傳。則云順治十一年。似當以家乘爲据。楫不避艱險。間關遠涉。卒歸父骨於十七
年之後。著之以見忠孝淵源之有自焉。

論曰。永明王立於肇慶。播遷喪敗。運祚久移。而李氏一門。周旋患難。先後捐軀。可不
謂忠乎。 國家表崇勝朝殉節諸臣。雖士民亦得祠祀。而侍郎與監軍。皆不能仰邀
旌䘏。其迹晦而其情彌苦矣。安隆之難。福祿爲國外。貞毓得 賜謚忠節。餘謚烈
愍。而御史之名獨軼。何哉。案安隆在明時爲安隆所。桂王改安隆府。雍正中爲南籠
府。即今興義府所治。南籠府志。載桂王舊碑十八先生中。有頎姓名。乾隆間知府陳
熙藩碑文云。頎爲贈䘏時所列。冢中實有其人。并附載其絶命詩云云。且一見於可

望所擬詔又載於馮甦見聞隨筆及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皆彰明較著足為据依令明史貞毓傳及殉節諸臣錄有青陽無順而桂王當時之詔則有順無青陽蓋青陽後死去青陽而入順適符十八人之數更自灼然無疑也頃者增修縣志已備載之固三忠之光靈弗泯亦賢子孫表章之力也其亦可以無憾矣夫

書袁烈婦死事

袁烈婦邢氏河南濬縣人也嫁同縣袁興旺興旺故馬姓為袁顯合義子顯合繼妻任氏老而淫其適袁已先死一夫矣及顯合死與里中牛文錦唐謹存唐有會唐可法私烈婦遇惡少往來輒詬厲文錦等與任氏商謂得新婦共宿則吾輩可恣行無忌調烈婦烈婦峻拒乃屬任氏百端折辱冀其順從終弗挫一日烈婦過任氏室聞文錦密令肆毒手懼而逃匿母家其父邢有才貧且懦仍送女還諸惡少與任氏責其私歸語有才曰苟欲留若女則雖死於邢無與强有才書一紙為據有才不識字可法竟代書之是夜初更文錦邀諸惡少至任氏家可法病未往時烈婦已就寢赤身牽曳下牀繫其手繫其項於扉使興旺先擊之烈婦痛而呼興旺釋手則任氏接擊之烈婦不勝痛呼益甚於是文錦疊編為束令衆相助勢洶洶興旺欲號救禁不使聲有會繫烈婦繩令不能稍稍轉側謹存持所束繩遍燎其體數十處無完膚遂

死嘉慶四年三月初四日也自為婦至此逾一年年二十一烈婦既死文錦等令興旺以刀斷其頸飾為自剄者召有才視歛乃散興旺初雖屈於威終不平遂鳴之官獄具烈婦得旌於　朝文錦論棄市任氏謹存有會皆繯首可法戍邊興旺論徒援赦減杖予嘗讀歸熙甫書張貞女死事見其妙齡弱質所立卓卓如是輒太息泣下以為巾幗僅覯於烈婦則古今人何遽不相及哉憶余在里時里有朱氏婦姑與二女私於人惡婦不從共斃婦夫選懦惟母所欲言當事不察反以婦為不孝宜死里人至今冤之惜未詳婦姓他日歸當核其實而論之俾附烈婦後也

直隸威縣知縣丁君墓誌銘

君諱履端字希呂一字郁兹郁兹之字尤著丁氏自唐以來即居常州考諱傳甲國子監生贈奉政大夫母董宜人皆予識其墓世系不復詳奉政二子長曰煌山東萊陽丞君其次也少以制舉業噪一時乾隆四十四年中江南鄉試舉人時年二十三屢試禮部佹得復失丁未四月榜將發都人喧傳君名在第一既而仍下第益論文者或以擬君而聞者遂轉相告也　咸安宮教習期滿以父憂歸初選直隸之元城母老丐近改河南尉氏尉氏當孔道臨政接物公私無廢復以憂去去之日餞於不能治裝免喪仍發直隸補南宮首修東陽書院延名師主之由是士多擢科第時川

楚軍興。君護餉抵滹沱河。風雨不能渡。露宿河干。無所得食。至啖地瓜以解飢渴。君勤於其事。而虛以折獄。必使兩造盡其情辭。然後反復導諭。民有感而罷訟者。王洛振者。深莫閭巨猾也。積為逋逃藪。以是致富。人莫敢誰何。賈人雷氏被竊賊。言寄贓洛振家。君擒而訊之。遂吐實。人咸稱快。會洛振病死。其子翻供。控大府。君適被劾。有旨發審。一如初讞。事始白。寫後官員因事參革。訊無別故者。皆許開復。不得以初參革職無庸議者為令。方君之建議也。 京朝士大夫。莫不為之扼腕太息。深冀士民。下及胥吏之能文字者。咸作詩歌送行。其感人如此。君既復官。初攝雞澤。旋補威縣。威界山左。民多健訟。君以治南宮之法治之。王甲為牛踶傷足。誣養牛者聚毆。久不決。君至一訊服。李乙父死兩月。控為族人所毆。君曰。父讐何事。胡不即訴。使檢驗無實。恐爾不能當其罪也。乙悔謝去。嘉慶六年夏。霪雨不止。永定河漫溢。下流南注。灌及田廬。君亟籌堵築。親勘戶口。申請發賑。全活頗衆。邑有義學。久廢。捐俸葺之。顏曰洺陽書院。暇輒親往講課。生童之試者。遂倍於前。八年正月。修道數東。感寒疾。既而疽發於趾。又多飲。馴至不起。年才四十八耳。君孝于親。同懷一兄。友愛甚至。從子皆為娶婦。喜賓朋。篤於交誼。工駢體文。雖小簡牘。率淵雋有致。尤長於詩。自南宮罷官後。風格益上。子官京師日。君嘗以書抵予。謂此時雖貴躋卿相。富埒鄧卓。無所戀。唯

未成進士。則生平憾事。予不謂然。作書與辨。嗟乎。君果以進士重哉。君生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三日。卒嘉慶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配楊氏。以兄煌子國子監生嘉本為後。女二。楊書高呂寶璐。其壻也。以嘉慶十年九月某日。葬某鄉之某原。銘曰。

君之二親銘未久。迨君銘復出予手。予年長君一加九。哀存壯沒理莫詰。逝川無待穸則厚。其人與文庶不朽。

福建鳳山縣知縣湯君墓表

乾隆五十一年冬。臺灣民賊林爽文起彰化。蹴諸羅。莊大田據瑯璠。犄角以應。其黨曾伯達等。南陷鳳山。鳳山知縣湯君死之。越三年己酉正月。始克歸葬於武進龍虎塘之原。孤范業偕君壻莊宇逵來。請表其碣。懷玉諾之。以病未果。日月逾邁。墓有宿草。故人大節。耿於心目。其敢以不文辭。君之在鳳山也。杖滿候代。屬賊勢蔓延。縣故無城。僅土垣三尺許。君率僚佐募鄉勇。日夜為守禦計。一夕酌酒勞客。君舉雅俗語為儷句。口占曰。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典史史謙訐其語不祥。君曰。人孰無死。身既許國。成敗聽之。願諸君共相勉勵。神色忼壯。座客為之罷酒。平明賊果來攻。與參將瑚圖禮禦之。賊稍卻。參將馳馬逐賊去。君聞城北有警。急馳歸。得內應者四人。立斬以徇。方與屬兵役者蠭縻餉衆。賊已突進北門。入縣治。典史守獄死。闔

人王明素負膂力。力屈亦死。僕林坤手格之。斷四指。身所數創。暈絕仆地。君則朝服坐廳事。手劍擊賊。賊刃交下。猶瞋目詈不止。時惟長子荀業從之官。先以君詩文畀舅弟王崧。令遠避。身蔽翼其父。不去。遂同遇害。時十二月十三日也。君死。賊旋散去。故吏某等斂之。置柩堂皇居中。典史左。荀業右。縣民吳世芳訪其尸別葬龜山之麓。官兵初復鳳山。崧與世芳至葬處踪跡。僕有洪賜者。識君鬚髮幾。形容亦約略可辨。因併入棺。明年三月。鳳山再失。縣治焚燬殆盡。事平。僞傳柩為良民私葬。巡撫懸賞購之不得。五十三年春。值清明日。崧與林坤酹酒舊所。翻視瓦礫。復得君父子骸骨於餘燼中。更斂如制。當是時。臺灣南北守令丞倅相繼被戕。至有為賊踣頓困辱而後死。死而功罪或不足以相掩者。君歿之明年。閩中大吏以縣有應解未解之款。檄封里中舊產。旋奉 特旨給還。又明年。督撫上其居官死事狀 賜雲騎尉世職。予祭葬。此固

聖天子綜核名實。獎勸忠義。亦君康惠素著。獲上有道。故能純終。領聞視矯強倉卒徼倖於不朽之託者。蓋未可竝日語矣。初君移殯臺灣郡城之南壇。見夢林坤曰。滯此何為。君不速返。坤瞿然覺。乃謀歸。故事沒於官者。旣抵里。棺例入城。君棺本輕過其家。忽重。執紼者喘汗悚慄。久而後行。同里許承志。君莫逆友也。客臨清。夢與君

讌飲酒半。君忽高歌多軍中曲。詞甚激楚。許聞欲泣。君笑曰。丈夫亦效兒女子態耶。其靈爽不泯如此。君諱大奎。字曾輅。一字緯堂。中乾隆壬午舉人。癸未進士。卒年五十九。配王氏。子二。蔔業。國子監生。范業。孫二。貽汾貽淦。女二。嫁莊宇逵汪世穎。皆生員。生平攻詩文。晚著炙研瑣譚十卷。補遺一卷。沒於賊。懷玉掇拾奇零。釐為三卷。刻而行之。其世系歷官與他行事之可紀。詳管侍郎幹珍所為傳。茲特書其大節。及得自松述。與向之傳聞有異者。